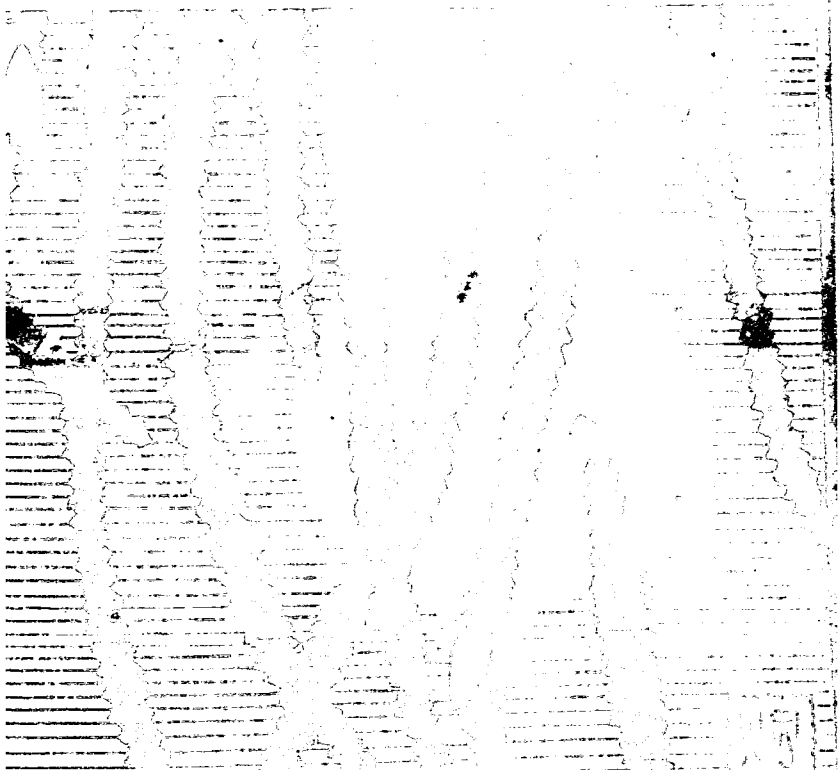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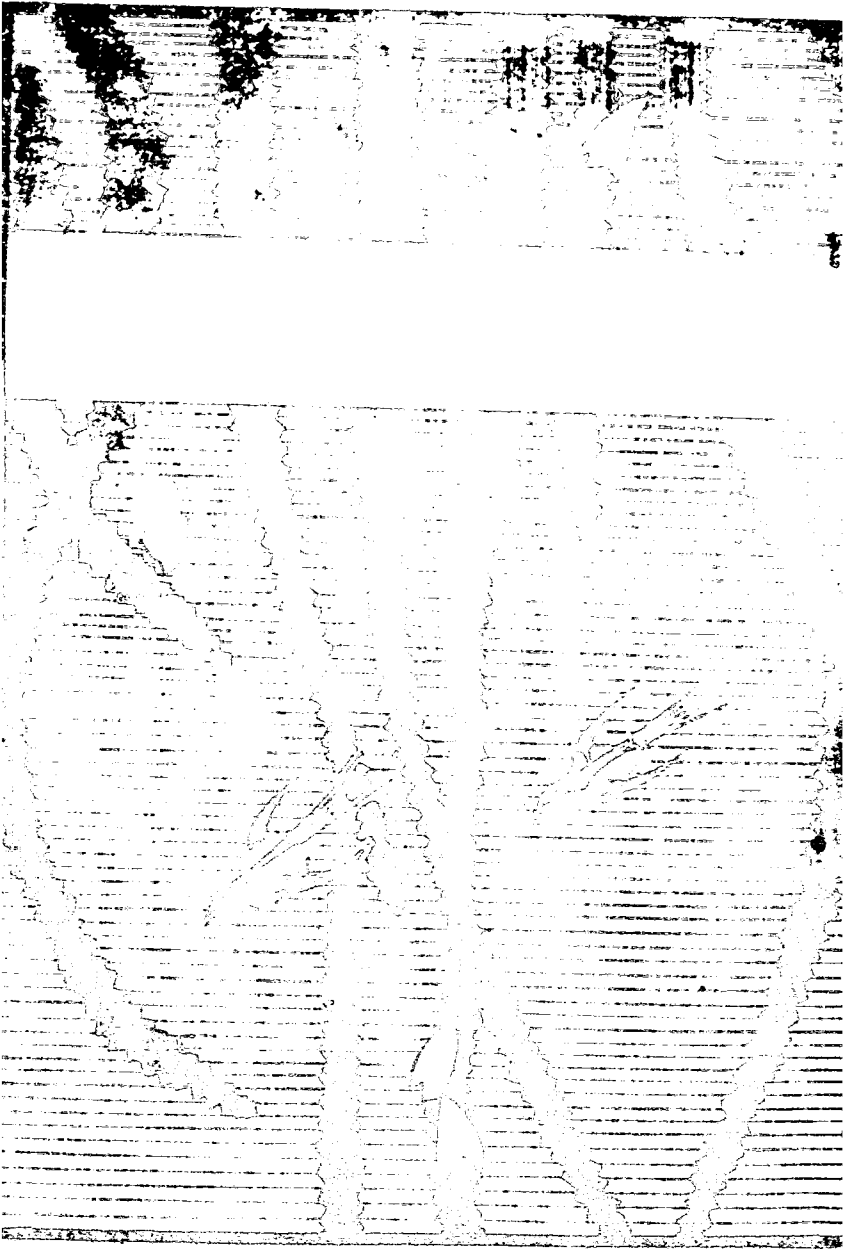


神戀的秘神

譯白虛

著曼麗梅







3 2173 9864 7

文 序

序文

梅黎曼是引起我研究法國文學興味的第一個人。

當我在學堂裏讀法文的時候，高耐一，拉辛，穆里哀和羅俄等大作家的傑作都給採用做課本讀過，可是我祇當牠們是課本，一段段照着先生所派定的長短，慢慢地讀下去。直等到最後讀到了梅黎曼的高龍巴，我好像找到了什麼寶貝似的，竟手不釋卷的看起來；大概先生剛上了兩堂課，我已經把這本書看完了。看完了高龍巴不夠，又回家來在父親的藏書裏搜尋他其餘的作品。每一次的發現總給我一種特殊的感觸。

作者的見解超脫，筆法輕快和用着客觀的態度來表示他主觀的意志，當然都足以引人入勝；可是最令我留戀不忍釋的却是他作品裏所表現的人

生觀，尤其是借着戀愛問題來啓示給我們的人生真相。

在他的每一篇作品裏，我們隨處都可以找着他對於兩性戀愛的悲慘憂鬱的理解，一種反抗愛戀神聖的抑制着的呼聲。這種不平鳴當然是他生活上受了劇烈激刺的反響，因為他是個無故被棄的戀人，在結婚日新婦突然逃避的新郎。這一幕戀愛的悲劇永遠深刻地印在他的腦膜上，所以在他的幻象中，戀愛是個不可捉摸的，凶惡的魔鬼；是理智的大敵，死與狂的呼召者。組成戀愛的原子祇有自私，所謂戀人祇熱烈地追求着自己的慾望，決不顧到別人的犧牲。鍊獄裏的戴蕾莎，極率真的一位小姑娘，竟忘記了老父爲她的慘死，還要死跟着殺父的仇人，竟爲他而死；神秘的戀神裏的銅像更明顯地象徵戀愛熱狂的殘酷，鐵一般硬的銅臂膀把個心愛的戀人生生的撲死了！他所表現的雖祇有戀愛，而他所啓示的實在是一種人生哲學。

在我個人講，他的作品給我一種觀察人生的新眼光。戀愛是整個人生的一斑，可也是人類性情顯露得最赤裸的那一斑。在我們的想象中，爲了戀愛，人類肯把在別種事情上不會有的犧牲精神貢獻出來；在妮媞絲的迴光中，最殘酷的強盜，最卑陋的市僧都能反射出歐洲中古時代武士的光輝。然而，梅麗曼却告訴我們，不對，伴着戀愛的祇有尖刀和毒藥；痛苦和死亡；貪婪和仇殺。那末，簡捷說一句，不論什麼時候，人類的目的祇有用他人的犧牲來滿足自己的慾望，在高貴的戀愛領域裏表現得格外的明顯。

他給我們的啓示是這樣；我或「我」是人生唯一的真理。人生的目的祇有「取」，人生的勁敵祇有「捨」。向着「取」，男女老少熱烈地趕，見了「捨」，智愚賢不肖慌亂地逃。所不同的，簡單的人們，老老實實地該趕就趕，該逃就逃；乖巧些的，都會打着「捨」的幌子去趕他們熱心希望的「取」。更有些，人家看他們是「捨」了，可是他們的「捨」到底還

是追趕「取」過於熱烈的結果。全世界的人類，擾擾攘攘，做出各種大事業，小事業，美事業，醜事業，看着雖像五花八門，仔細歸納起來，他們的眼光實在投射在同一的目標上。

在戀愛的領域裏，ego的勢力格外的利害。不論男女，愛的雖是他或她，爲的却是我。我要求對方對我專誠，沒有別的意思，是要滿足我的佔有慾；一旦這種滿足有了些欠缺，於是刀哩，藥哩，決鬥，仇殺，一幕幕慘劇演出來，嘴說是捨棄不掉戀人，實在是死命要虧復自己佔有慾的圓滿。老實說，在這期間中，戀人的安危，幸福和一切，祇在光芒萬丈自己的利益底下，偶然閃爍出一點兒螢火般的星光在我的記憶裏。然而，這種奮鬥，這種犧牲，在一般人的眼光中，却以爲是無我的俠風，光明醜潔，值得頌揚的；可是把他們心理細細地解釋出來，梅麗曼描寫給我們看的那神開銅膀子生生地撲死她戀人的妮妮絲像，實在是他們最忠實的小象。

呀！多可怕的戀愛！多可怕的人生！

我因為受了這種深刻的映象，所以決心把這兩篇舊譯稿付印的。

文 序

神 戀 的 秘 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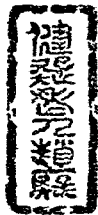
(絲 娛 妮 的 村 爾 依 名 原)

LA VENUS D'ILLE

天色垂暮，余下茄尼哥最後之小邱，遙觀依珥村，趨赴之。

顧賈戴倫之嚮導曰：子當識裴禮和拉先生家？

嚮導呼曰：識之耶！識之如識我家；荷暮靄未合，當可遙指所在。其建築輪奐，依珥村屈指指。蓋裴禮和拉先生擁多金；不日將爲子聯姻，女家富且過之。



余問曰：婚禮舉行有日耶？

「有日耶！佐禮之絃琴已置備矣。或今晚，或明日後日未敢必！是當以畢卡禮家主旨爲從違；蓋先生子娶畢卡禮女公子。新孀絕豔，信也！」

余方由友人 M. de P. 介謁裴禮和拉先生。M. de P. 之言曰，此公博學好客，當導我歷考十法里週圍之古蹟。依珥村間以富上中古之碑石聞，余方喜獲良導，得窺竅要，今驟聞此不期之婚禮，深懼敗我期望矣。

不覺自語曰：余此去爲不速客。然無碍，得 M. de P. 君介，當獲優遇。漸行入平野，嚮導顧曰：盍以雪茄惠我，當假餘閒一測子赴裴禮和拉家何爲者。

余授以雪茄答曰：是非難測。橫互茄尼哥行六法里，喘息纔定卽思飽餐，是當爲今晚大事。

「唯，然則明日何如？……其告我，子非來依珥觀偶像者耶？適見子

出莎刺蓬娜象（1）余即知之。

余好奇心驟動問曰；偶像！何來偶像？

—噫！汝在卑比農未聞裴禮和拉先生土中得偶像耶？

—豈謂一土燒陶質像乎？

—否，否！是爲純銅鑄，體極巨，重與聖堂之鐘等。余等掘橄欖樹，獲之根下深土中。

—發現時汝在場耶？

—然也。十五日前，裴禮和拉召余與高純，謂橄欖老樹去冬霜凍死，不利，囑鋤去之。余等遵囑就事，高純方舉鋤力啄根下土，忽聞有聲鏗然……如擊寺鐘。余駭問，何爲？—余等復鋤，益肆力，忽一黑手現，若陳死人欲撥土出者。余駭極，走告先生，曰：先生，死屍見橄欖樹根下，宜速召牧師。先生問曰，何來死屍？趨察究竟，遽見黑手，忽縱聲呼曰：古

物！是爲古物！見者駭其得寶藏矣。於是鋤不足佐以手，先生自掘，其勤奮合我二人不如也。

——終何見？

——一巨大之黑女，半身赤裸，先生，余不謊，確爲純銅鑄。裴禮和拉先生謂爲邪教時之偶像……當在沙刺孟大帝時，奇矣！

——余知之矣……是殆荒寺中之聖母銅像耳。

——聖母像！善測也！然苟爲聖母，余覲面識之。余告汝，是偶像也；視其姿態可知。眈眈以巨大之白眼向人……人謂矚此凝眸當惶悚失措，觀之者咸垂目不敢仰視。

——白眼耶？是當爲鑲嵌銅質中者。此殆羅馬古像矣。

——羅馬！是矣。裴禮和拉先生稱謂羅馬。噫！先生博學不謬此公。

——然則此像善藏完整耶？

——先生，然也，未損毫忽。較諸市政廳中路易斐利浦之采繪石膏像美麗精巧且過之。然，像雖佳，余憎厭之。其姿態含惡意……兇惡可知。

——凶惡！彼能降災殄耶？

——幸未及我身；然子當知之。時余等方匍伏荷之起，裴禮和拉亦力牽繫像之繩，實則此公腕力不逾雛雞！手足力垂盡，差得植之起，余方欲拾碎石墊之，像忽搖曳向後傾。余駭呼：速避！然已不救，高純不及出其股……

——彼創矣？

——可憐之股被折如籐梗！余目覩慘狀，怒甚，舉鋤欲啄像，裴禮和拉先生急持我臂。彼臚高純以多金，然無補，迄今十五日仍臥床不能起，醫家謂健全後，此股不勝步矣。吾鄉善走推高純，公子而次，網球亦爲冠軍，今皆已矣。故阿達思裴禮和拉飲恨最深，蓋高純爲公子網球配手；二人迎

送飛球神技莫京，但聞網擊球，不見球落地也。

縱談方酣，已入依耳村，不俄頃余已面裴禮和拉先生立矣。先生老而侏儒，然精神矍鑠甚，飾粉而赤鼻，態度活潑善嬉譁。持吾友介函初不啓視，遽引余趨列盛饗之桌，紹見其妻子，態度雍容，適稱其爲搜發羅西隆歷哲遺寶之著名古物學家也。

余默察居停，飲啗咸若饑渴甚，蓋卞急好動，山民本性，顯見特著。余言裴禮和德，亦當加此考語，蓋好動正同；忽縱聲語，忽張口狂啗，繼復起立，趨入書室，挾巨冊來，示我以刻象，忽又酌酒飲我，未觀其二分鐘寧貼也。其夫人似過肥碩，居賈戴倫十四載故亦酷肖此鄉婦，村氣盎然，埋首吞啗不旁鶩。時肴饌堆案足供六人食，彼忽起，躍廚下，殺乳鴿，煎炙餅，開閩瓶罐者不知凡幾。俄餐桌中杯盤瓶盞不能容，苟盡獻我者而噉之，不信宿而余以飽食不化斃矣。主人每進一盤，輒索辭飾其簡陋。蓋彼等

懼余鄙視依珥村，鄉野無佳餚，巴黎人未易取悅也。

父母馳驟往還，其子阿逢思則節飲如戴姆（2）。公子二十六歲偉丈夫也，容貌美好而嚴肅，情感無所表達。體格博巨如運動家，鄉間推網球神手至稱。是晚服御華貴，當采最近時裝雜誌之圖案爲型；然公子服之殊不適，堅挺如木槌加絨領，轉側牽全體。雙手碩大而黝黑，指甲短縮，出華服中，如廠工被貴人服，狀益怪誕。時注目余身，詳察頂踵露怪異；殆以余爲巴黎貴客故，終宵祇一啓口，蓋詢余表索購自何家也。

食將終，裴禮和拉語余曰：貴客來我家，當盡地主誼。將搜索山中古蹟供鑑別，不令子半刻閒矣。蓋欲知我鄉真價值，宜先導子識我羅西隆。勿疑余有秘，凡貝里夏（3）賽爾德，（4）羅馬，亞刺伯，比藏丁（5）之石碑纖細不遺，盡當指告，將遍走山崖水阪不遺一磚片瓦不察也。

言際忽狂嗽遂止其搖舌。余乘間晉辭，謂此來不幸值筵中喜慶，攪擾

恐多。但求指示考古歷程，當可遵循搜檢，未敢復勞隨伴……

彼急屢言曰；噫！子殆指彼少年婚事言矣。是細事，將於後日了之。

汝當偕我觀禮於家宅中，蓋新婦方服襲產之姑氏喪，無盛會，無跳舞……

宴樂喪資殊無爲……或而汝喜觀我賈戴倫婦女舞……皆麗色也，子且步武

我阿達思，垂涎思染指。人言婚嫁撮合男女……則星期六喜禮告成，余當

快脫羈絆，欣然攜子首途矣。鄉陋婚禮，強汝參予，足敗佳興，當請寬宥，

况婚禮而無跳舞耶！然汝來物色佳婦……佳婦……汝當明告我……惟子貌

嚴重，婦女當前，若無親。余有較佳者示君。將以奇物供鑑賞，今夜且秘

之，當俟明晨。

余曰；天乎！家藏寶器，秘不外宣，難事也。子深秘之奇物，余十測

得八九；嚮導曾告我，謂汝得古像，苟荷指視，則不獨壓我好奇心，且將

歆羨無藝矣。

「噫！鄉人稱我美麗之媼娛絲（6）爲偶像，乃舉以相告耶！然余不當饒舌。明日，杲日麗天，汝當往觀，一證我稱爲藝術傑構之當否。汝此來至巧！像有篆刻，余寡陋，遽以己意作解釋……今得巴黎學者矣！……子聞我紕繆且腹誹……蓋余曾作日錄……當知子對語者，一鄉曲陋儒，自知無所造就……將騰笑報章……苟得汝校勘而糾正之，則庶幾矣。即以像座篆刻言，余急欲知汝作何解，文爲：CAVE……余不當以此時言！明日，明日，今晚不再一字及媼娛絲。」

其妻繼曰：裴禮和拉，此言至當，其舍此偶像。當知子阻貴客食矣。况客來巴黎，見美像勝此者奚可數計。即在矩婁利（7）列像十二，皆銅鑄也。

裴禮和拉止之曰：此不學者，鄉曲之不學者！乃以古斯都（8）無生意之造象與可愛之古物比！

大婦何喋喋

演我語天聖！

最足齒冷者，我婦欲我駁像爲聖堂鑄鐘，蓋彼將爲人孩作教母。先生，鄙
棄米隆傑作至此！

——傑作！傑作！美麗之傑作何爲！乃碎人之脛骨！

裴禮和拉遶挺其裏色絲長襪之右股，橫諸妻前，堅決語曰：吾妻，見
否！苟媼娛絲欲斷此股，余無怨言。

——天乎！裴禮和拉，安得出此言！幸其人就痊矣……然此像造孽至此，
余不能再見之。可憫哉，高純！

裴禮和拉忽縱聲狂嘯曰：被媼娛絲創！被媼娛絲創！不聞：

Veneries nec Praemia neris. (6)

孰不被媼娛絲創者！

阿達思，識拉文勝於法文，疾瞬其雙目，藉示領悟，顧余凝視，若謂：
汝，巴黎客，能解此否？

晚餐告終，實則余已輟食一時頃，覺疲倦甚，欠伸噫氣不能自持。裴禮
私拉夫人先見之，即謂夜深就寢時矣。於是主人復以謙遜之辭進，謂余之
居室至不適，非巴黎人所能堪。村野居，至不易！余當以大度容此羅西隆人
之簡陋。余急言：連日跋涉叢山中，蒿草堆亦錦衾矣。主人仍喋喋，謂款
待不從心，幸念鄉間樸質宥之。言際已達為余設備之臥室門，裴禮和拉先
生從焉。樓梯木製，登堂塗中，兩側關門通各室。

主人顧余曰：右室將為阿達思新婦居。汝室在堂塗對面底。既復笑謔
曰：作客當遠避新婚者，子知之，故特將二室各置堂塗一端也。

余等入室，室中布置至周備，首觸余眼簾者為一巨大之牀，長七尺強，
闊且六尺，高不可登，似須植梯而上。主人告余按鈴所在，視糖罐盈未，

高龍水瓶安置梳粧桌，事竣，然後道晚安別余而出。

室中窗盡闔。余解衣就寢前，啓其一，藉夜氣清新一解長餐之鬱悶。

窗對茄尼哥，紺影峯光，本屬隨時成趣，今夜月華透映，益覺斷壁疎林俱成名畫，世間勝景，莫此過矣。余對景木立，儼然神往者有頃，方欲闔窗返，偶下視，瞥見離屋二十縑絲（10）許，一像植立石座上。像下有灌木籬，籬左小園，右爲一平整之方場，後知此爲網球場，本斐禮和拉產，納其公子請，贈諸球會者也。

距像既遙，苦不能察其姿態；其高度亦難斷，或者六尺強。時有村中二簍人子方躑躅過網球場，行近灌木籬，嘖口而吁羅西隆歡樂之歌：「山中樂」。忽瞪目視像；其一厲聲言，語多賈戴倫土音，幸余來此頻數，習聞而稔知之。其言曰：

——高金（賈戴倫人用此字，意至嚴厲）（11）！子在此！汝斷高純股！

敢加諸我，當斷汝頸骨！

其伴繼曰；咄！安得斷之！彼爲銅鑄，堅無侔，安姜納挺刀刺之臂立折。蓋是爲邪教時之鍊銅，堅硬不可方物。

苟搯冷鑿來（此人當爲鎖匠學徒），將令此兩白眼奪巨眶而出，直果殺樞實耳。其銀質價在百沙上。

二人中之較偉碩者忽止步曰；余當向此偶像道晚安。

言際僂僂及地，似拾碎石。見其揮臂空中，當爲擲物，銅體鏗然果被猛擊。其人忽抱頭駭呼曰：

——彼還擲我矣！

二人疾走逸去。是爲銅質反射石塊，擊此暴徒以懲瀆神，甚明也。

余闔窗返，意至暢悅，不禁展笑。

媿娛絲又懲一望台兒矣（12）。願毀我古碑石者咸如此豸之碎首！

遂挾此慈悲之願望而入夢。

翌晨睡醒已日高。顧視床側，表禮和拉裏睡衣立左；其夫人所遣之僕侍，持朱古力杯，恭侍於右。

余急起披衣，主人曰；速與，巴黎客！都中懶習未除耶！八時矣，尙高臥！余六時起矣！登樓視汝者三；將荷汝足蹀走；念此人無生氣。以子年齡，多眠且損體康。况尙未見我婉娛絲乎！速與，趨盪此巴塞隆之朱古力……確爲漏稅物……在巴黎未易沾唇也。子嘗力嚙之，俾置身婉娛絲前，莫得挈汝去。

五分鐘後余事竣矣；蓋倉率半剃面，扣衣紐，牛飲盡朱古力杯，卽翔步入園中。一美麗之鑄像矗立我前。

是真婉娛絲像，麗色攝心目。身赤裸，高與真人等，正如古人之表現大神者；右手按乳際，腕側，掌內向，伸拇指與食中指，其二則微曲。左

手垂及臀，微拈掩其下體之紗。姿態酷肖命名日曼尼渠猜拳者之像。造像之意殊難解，或者藉示此神好爲猜拳戲歟。

要言之，此妮娛絲體美之完整，世界萬類無足比擬；其曲綫柔順而豐腴，其被紗莊嚴而華貴，未見有其伴。余於低原諸國見藝術品至夥，於造像名作屬目亦多，而此像獨攝我，殆其刻劃真體纖微畢肖故歟。苟自然界能備此完整之模型者，見者當確信其爲真體之蜕化。

像之額際微墳，似曾鑲飾。頭小如希臘像，微向前傾。至其全體，苦無適當辭句足以縷述異相，余記憶中之古像鮮有類似此者。希臘彫刻靜肅之美，以循序之鈎勒表莊嚴不變之精神，此像未有也。最足駭怪者，默察造像精神直欲表現怨毒，竟類奸邪。故鈎勒皆趨褊鋒：雙目斜睨，口角上翹，鼻孔微鼓。惟面目間雖呈露鄙夷，譏諷，殘酷諸相，而不可想望之黯色仍無傷也。要之，闕像既久，雖無惜感，而怪誕之美色亦能將痛苦之熱

情揉合於我身。

余顧裴禮和拉曰；苟世間真有此像之模型者，余不信上天真能產此婦人也。余常憫其戀人！彼亦當深自怨艾置絕望之羣少年於死地！不見其表感多兇悍耶，然余有生未覩其並美者矣。

裴禮和拉見余熱誠傾倒，心至快慰，呼曰；

施妮絲竭全力，撲彼獵物。

像身歷久，遍鏽深綠，而古色斑斕中耀燦爛銀光之雙目，或者卽此反較，益增其表感之猙獰冷峭歟。此光耀之二目，見者立成幻象，疑爲真實，中藏生命。余忽憶嚮導者言，謂觀之者咸垂目不敢仰視。此說似非謬言，蓋余面此銅像立，亦不能不自恨傷踏失態矣。

主人語我曰；我古物學之愛友乎，汝讀歎既終，吾等當開科學研究會矣。彼篆刻汝未注意，汝意當作何解？

言際指像座示我，余視之，其文曰：

CAVE AMANTEM.

主人力擦其掌，操拉丁語問曰；博學先生，是當作何解？我等當一解之！

余應曰：是可作二解。其一爲：『愛汝者其慎諸，汝勿信情人。』選此譯義，Cave amantem 始爲佳拉丁文。惟目觀女像之悍相，余遽悞此文當作別解，蓋作者警告觀衆勿近此可怕之美人也。余之譯文當爲：『如彼愛汝，汝其慎之。』

裴禮和拉曰；唯，然也，此解固可采；然，幸勿怒我，宜取第一解，蓋余意當作如是解。子知婉娛絲之戀人乎？

——甚衆。

——唯，惟第一人乃爲維爾甘(13)。婉娛絲當被指誦曰：『以子美色，

以子輕蔑，乃擇一鐵工，一跛者爲戀人耶？』先生，是當爲輕狂女郎戒！

余覺如此解釋實屬附會，不自持而笑。

然不欲多置辯，急作遁辭曰；拉丁文過簡，可厭之文字也。方舉步近像，欲審察之。

裴禮和拉挈余臂語曰；吾友，且住！汝尙未觀其全文。尙有他篆刻，盍登像，於右臂間索之。言際，助我攀援登。

余乃屏去禮貌，懸臂媿媿絲頸，漸與親昵矣。仰首自其鼻下窺之，相距既邇，覺其貌益麗，奸邪益顯著。既於右臂果見刻紋，視之古草書也。遂架眼鏡逐字拈讀之，裴禮和拉則隨字應聲，或以手勢或以口語，示無誤。

余讀曰：

VENERI TVRBVL.....

EVYGHES MYRO

IMPERIO FECHT

首行 FV RBVL 下如有刮痕，餘字不能讀矣，而 FV RBVL 則瞭然也。

主人問曰：汝意云何。……言時微笑，欣欣露得色，蓋知我於 FV RB 未易解也。

余曰：惟一字不得解，餘則易明。蓋安帝軒米龍(14)得媿娛絲示意，以此爲獻是也。

——甚善。惟 FV RBVL ，汝當作何解？

——此字殊艱。余遍索媿娛絲之形容辭，苦不得適當者。噫！得之矣。汝謂 FV RBVL E 何如？媿娛絲，騷動之媿娛絲，挑撥之媿娛絲……余乃念念不忘其奸邪之表感。未可遽謂 FV RBVL ENT A 不稱媿娛絲也。余言至此，語音漸低，蓋自知解釋或未當。

——媿娛絲乃騷動！媿娛絲而喧嚷！烏！將謂我媿娛絲爲酒家之媿娛絲

耶？先生，是不能，彼良家女也。余當爲爾言之。然汝必先許我，於我日錄刊布之前，勿將我新發見告諸他人。當知此實爲余將來得榮譽地……子，巴黎之學者，已富有矣！當以此殘粒，讓諸村野鄙人掃除收拾也！

時余尙高踞像座，鄭重諾之，謂決不自貶，竊發其秘藏。

主人就余抑其語聲，若恐爲他人聞者，曰； TYRBVL 應作 TYRBY
LNERAE。

余不能解。

一聽之！雖此一法里許，山麓有村名蒲戴納。蒲戴納者，拉丁字 TYRBYLNERA 之變音也。拉丁字變者至夥，此非創例。先生識之，蒲戴納一羅馬古村也。余初疑其是而未得據，今乃得之。此婉娛絲爲蒲戴納之村神；而蒲戴納一字之出處言之至贅，茲姑置之，然其足爲一奇證，當先爲先生告，蓋此村屬羅馬前乃屬之貝尼夏。

言至此忽中止，似欲喘息，實則故爲之，視余駭怪以爲樂。余則匿笑不能忍。

主人繼曰：TVRBYLNERA 實貝尼夏字也，TVR 應讀 TOUR... TOUR 與 SOUTR 非類似耶？SOUTR 則貝尼夏之 TVR 也。BULL 當爲 Bai，音相類也。是當爲貝尼夏之杜白村無疑矣。至 NERERA 則解釋殊艱，余不得之貝尼夏文中，而值之希臘文。是希臘潮濕意，蓋指泥淖言也。子苟致疑，盍赴蒲戴納村一觀山麓之池沼，當信我言矣。

言已狂吸其菸葉，意至得。

一姑置貝尼夏，且返論我篆刻。余之譯文當爲：米龍奉諭敬將其手造之此像獻諸蒲戴納之媿娛絲。

余雖不願評論其解釋，然頗欲申述己意，因曰：

一先生，且住，容我一言。米龍有所獻，安知其必獻此造像哉？

主人呼曰；噫！米龍非希臘著名之彫刻家乎！其天才當傳諸子孫，是當爲其子孫所作！可斷言也。

余曰；然余見像臂有微痕，初當有物置此，或爲一手劍，米龍獻之妮娛以爲贖罪之敬，蓋米龍一不幸之戀人也。妮娛絲疾之甚；彼欲獻金劍以取悅，蓋曰曰意獻神也。戀愛之人夢見妮娛絲，當非怪事，米倫以爲得神示，故以金劍獻諸此像耳。米倫獻者當爲劍……俟後，或蠻族人，或濱神之竊盜……

主人授手助余下像座，呼曰；噫！汝乃作浪漫史矣！然，先生，不能，是當爲米倫派之作品。子但詳審之，不能致疑矣。

余已自律不與主人辯。因垂首示首肯，言曰：
——是像洵佳作品也。

裴禮和拉忽大呼曰；噫！天乎，又被望台兒創矣！當有僮夫擲石擊我

媿娛絲！

蓋彼適於媿娛絲胸之下部得白痕。余又見其右手指間亦有類此痕，意當爲石子反射擊指間，或銅體被碎，飛塊創及此。告主人昨夜目覩之瀆像者及其旋彼懲罰事。彼聞之狂嘯，謂此學徒當比刁曼特（15），願其如此希臘英雄，友伴盡化白鳥也。

早發鐘斷此古典談話之語緒，余則勉盡盛宴，一如日昨。莊夫數人來謁裴禮和拉；當彼接見諸人時，其子導余觀自杜樂市爲未婚妻新購之車，余盛譽之，無足述。繼乃偕入馬廐，強余聆其誇耀所畜良馬者且半時頃，述其世系，歷計在馬場所得之獎金。後及爲未婚妻預置之灰色馬，遂轉其語鋒述此女。

——余等今日將見之。不識子能稱其美否。子自巴黎來，未易言；然在此卑比處，莫不繩其艷。况彼擁多資。彼不拉特之姑氏盡其產俾之。噫！

余將樂無藝！

余念此少年視妻子之陋，資重於美目，心殊駭怪。

阿逢思續言曰：汝識珍貴，視此物何如？此戒指，余擬明日貽之。

言際，自小指之首節脫其盛飾鑽石之巨戒，鏤兩手相握紋；余意其比擬殊富詩趣。其製奇古，然以鑲嵌鑽石故當經改造。環壁刻高特文曰：mbɹ'ad ti，意謂「永與汝偕。」

余曰：是佳環也，惜增此鑽石微喪其本質。

彼微笑答曰：噫！增此益其美色。此鑽價值一千二百法郎，我母與我時，謂此環傳自一古家族……當爲武士時代物。我母得之外祖母，而外祖母則又自其外祖母家得之，惟天主知其創在何時。

余曰：巴黎俗尚，贈戒貴簡，每用不同之二金屬，如黃白金類，相絞而成。視汝彼指所御者，至稱。此戒既飾巨鑽又鏤交手紋，碩大不能御手

衣矣。

「噫！當待阿逢思夫人自擇之。余信其必喜此。指御一千二百法郎，快事也。繼復視其手御之戒指，露得色續言曰；此小戒爲余在巴黎時一婦於懺悔日贈我者。噫！在巴黎時余幸運何如，已二載矣！是樂土也！……言既喟然而嘆。

是日余等當赴畢卡禮，膳於其未婚妻家；相偕登車，離依珥一法里有半，止於一巨堡之前。宴筵談論始不俱述。阿逢思坐其未婚妻側，一時四刻中，莫不拊女耳作低語。女乃俯首未一揚其睫，其夫每語，輒羞愧面赤，惟應對殊無踟躕狀。

畢卡禮姑娘方十八齡。其嬌柔之軀適與健碩未婚夫多骨之身材相對成趣。貌不獨麗，且具誘惑性。余愛其應對之自然，及姿態之溫藹，惟微染陰險色彩，令人不自持而聯想及主人之婉娛絲。然細爲品量，此像之美仍

爲無伴，殆以其外貌多類雌虎故；蓋力之爲物，卽蘊藏惡性中，亦自能激發我人之駭怪及不自持之愛好。

余別畢卡禮時自語曰；此可愛之女郎而富有，以擁厚奩而爲此非偶之信夫所追逐，摧殘孰甚！

及返依珥，無意間就裴禮和拉夫人語，蓋余偶念亦當與此婦作周旋。余曰；汝羅西隆乃不爲習俗拘！夫人，何竟於星期五舉婚禮！余等巴黎人殊多迷信，無敢於此日娶者。

彼曰；天乎，勿再言此，苟我能主此事，早擇異日矣。裴禮和拉欲之，焉避害。余固憂煎甚。設遇意外將何措？此說當有據，不則何世人咸懼此星期五爲？

其夫呼曰；星期五！此嬌娛絲之日！結婚之吉日！視哉，我友，余念念不忘嬌娛絲。質直言，爲此孃故，余擇星期五。明日，苟汝欲之，婚禮

前，其偕往像前作小獻，將以二鴿作犧牲，苟得香且焚祝。

其妻聞末語不悅，屢言曰；噫，裴禮和拉！焚香祝偶像！可恥孰甚！鄉人豈語將何如？

裴禮和拉曰；夫人當許我以玫瑰與百合花作冠加爾項；

Manibus date lilia plenis.

先生當知，憲章空文耳，我等未能信教自由也。

翌日婚禮程序略如次。衆當於十時畢修飾。飲朱古力後乘車赴畢卡禮。就村正行通俗婚儀，再赴禮寺成宗教儀式。繼爲午餐。餐後可自由消閒迄七鐘。蓋此時當返依珥，裴禮和拉家，就兩家會讌。餘則順序進行，未可預測。苟無舞，衆當滋意壓口腹。

八時頃，余已持畫筆坐婉娛絲前，欲描繪其頭部表情，然已第二十次未成矣。裴禮和拉蹀躞我左右，述已意爲助，且眩其貝尼夏文字之淵博；

既復束朋茄玫瑰置像座前，以悲喜劇之口音先爲託庇宇下之新人致禱辭。及九時始入室更衣去，而阿達思適於此時現，束縛新衣中，手衣白淨，草履光澤，紐扣皆刻鏤，扣孔插玫瑰。

彼俛視我繪像曰；子爲我婦造像耶？彼亦美婦人也。

時球場中方有作網球戲者，立攝阿達思之注意。余繪像亦倦，知寫此魔性人形無成功望，故亦舍畫視球戲。戲者有昨日新至之西班牙騾夫輩，皆從阿拉岡及那梵洛來之名手也。依珥諸人，雖有阿達思之指導鼓勵，旋踵盡敗新敵手。觀者咸震駭。阿達思出時睇視，祇九時半耳。其母梳洗尙未竟。彼意遂決：脫衣，易半臂，要西班牙人戰。余微笑目之，殊駭異。

彼曰；鄉里盛譽當護持。

余遽覺其可愛。是蓋熱情男子也。費數小時工竣之盛飾今視若無物。一分鐘前尙不敢俯仰自如，恐亂其項帶，今則並油掠之髮，平摺之襟皆置

腦後矣。然則於未婚妻何如耶？……余度之，苟必需，卽婚禮展期亦將不計。時彼急易運動鞋，疾捲雙袖，趨赴敗軍之前茅，狀至堅決，如凱撤之率士卒赴狄拉與者。余乃越短籬，擇榆樹蔭之可詳矚雙方者就坐，安適甚。

不意阿達思第一球卽不中；蓋此球爲一類似西班牙人首領之阿拉岡人所擊，施力至鉅，且掠地面而來。

其人年約四十許，乾瘦而健勁，身長過六尺，其襪襪青之皮色淺足與婉娛絲之銅色相倅。

阿達思怒擲其球拍。

呼曰：此所恨之戒指壓我指，致失此必得之球！

於是力卸其鑽戒，狀至不易；余馳前擬爲代持；彼乃拒我，奔就婉娛絲，置戒於其無名指，又疾返率依珥人戰。

彼容色慘白，然鎮定而堅決。再無一次失，西班牙人遂大敗。此時觀賽者之狂熱洵爲奇觀；或擲帽空際，歡呼雷動；或爭前握手，譽爲鄉里之光榮。崇奉之隆雖殺敵凱旋不能多讓矣，而戰敗者之憤懣益增其光采。

一阿拉岡人岸然曰；今日姑舍汝，異日當知我未易與，勇士識之。

余深願阿逢思能歉抑，蓋見對方屈服幾不能不致同情者。

西班牙之巨人遭此輕蔑，銜恨至深。櫻黃之皮下隱泛灰白色矣。悽然視其球拍而磨齒；然後，抑鬱低呼西班牙之呪詛。

裴禮和拉之呼聲遽抑其子之氣焰；蓋主人見婚車未備奇，見其子浴汗挾球拍益駭。阿逢思急馳入室，洗身及手，匆迫復御新衣革履，五分鐘後余等已隨馬蹄聲向畢卡禮去矣。適之球戲者及觀賽者歡呼逐我後，我馬苟非駿，恐將爲此驍勇之賈載倫人超越而過。

及抵畢卡禮，婚隊方擬出發向市政廳進，阿逢思忽自擊其額，低聲語

余曰：

——敗矣！余忘戒指未取！適置婉娛絲指間，安得取之來！幸勿告我母。彼或未察。

余曰：汝可遣人取來。

——噫！余僕皆留依珥。悉不足託心腹。一千二百法郎之鑽石，是具有誘惑大力者！况人知余疏忽至斯，將作何言？譏諷之辭立集我身。或將呼我爲銅像之新郎……但求不爲人竊去足矣！幸羣儉咸懼此像，莫敢攘臂近其身。吁，不足慮；余尙有一戒在。

通俗與宗教婚儀皆簡而速；畢卡禮姑娘受巴黎女之戒指，萬不料其夫之犧牲戀人贈物也。衆就食桌，或飲，或啗，且有高歌，爲時至久。余親新婦喜悅，容光煥發，心至愴惋；蓋彼雖強飾歡顏，而偏躑之態至顯。或者紛擾過甚彼之勇氣陡增。

食竟，膳主後，已四時矣；男賓咸散步風景絕麗之園林中，且觀村人衣節日盛裝舞於山原草場中。如是者數小時。婦女則忙亂於新婦之側，新婦方盛稱各人贈物之美好。嗣後，新婦易裝出，美髮上已加冠帶羽矣，蓋婦女心理之急欲攫取者恆爲其處女期中習俗所禁用之物件。

及八時頃備返依珥，始睹慘劇。蓋畢卡禮姑娘與其年老而奉主之姑母，平日相處如母女，此行不能相偕矣。別時，諄諄以婦道囑其姪女，繼之以無盡期之涕泣與擁抱。裴禮和拉先生擬之「賽比納（16）之別」。我等行後，途間憐新婦，各竭智巧逗其笑語；然卒不果。

及至依珥，夜宴張矣，盛筵也！晨間震盪我之魂之狂樂，今乃復演，譁浪笑談，咸集新婚夫婦身。新郎入席前曾他去，返時顏色灰敗，態至嚴肅。輒取高利烏酒狂飲，是酒性至烈。余坐其側，戒之曰：

！慎之！人言此酒……

彼觸我膝，微聲曰：

「離食桌後……，有要言奉告。」

其語音之嚴重聞之駭詫。余注視之，眉宇間確有大變。

因問曰；子病耶？

「否。」

彼又取杯飲。

此時，於歡呼擊掌聲中，桌下忽湧現一十一齡之童子，自新婦身竊取一紅白色之花帶，舉示衆賓。是蓋新婦之腿帶。因裂爲片片，分飾諸少年胸前；是亦傳統之古習，復與新婦以紅暈雙頰之機會……然羞愧之來，正未有艾，蓋斐禮和拉，強衆無嘩，聆其卽席綴成之新歌。歌意略謂：

「友輩，此何爲？我飲多，目前何皆幻成雙影耶？余見有兩姬娛絲矣

……

新郎聆歌匆遽迴顧，狀至慌懼，衆咸狂噱。

裴禮和拉繼曰：「然，余宇下乃有兩媿娛絲。其一，余如菌子之自土中掘得者；其一則從天而降，裂其腰帶贈佳賓。」

其意指腿帶言也。

「我兒擇之，浪漫之媿娛絲或汝心愛之賈戴倫女郎。倘夫擇賈戴倫女，此爲最佳。浪漫者黑，賈戴倫女白。浪漫者寒，賈戴倫女烈焰灼人。」

衆賓聞歌，歡聲雷動，掌聲之巨，笑聲之縱，直疑屋頂且爲震墮。席間惟余與兩新人仍持嚴重耳。時余病頭暈，且睹此婚禮心恆索然，殊難索解。此歌，心厭聞之。

村長代表歌最後之頌詩，意至簡略，衆遂散入客室備與新婦別，蓋夜深矣，新婦將返室。

阿蓬思挈余至窗側，狼顧語曰：

「子將嗤笑斥我……余不解何以……余被壓矣！魔鬼弄我！」

余初意以爲此君當爲蒙戴業與賽維妍大人所言之不幸所驚擾矣：

「戀愛領域中實滿布悲慘之史料，等……」

然繼念此不幸事祇瀟灑之士有之。

因復言曰；阿逢思先生，子飲高利烏酒過多。余曾以告誡。

「唯，或以此故。然此事言之至駭人。」

言時續續成聲。余念其醉矣。

沉默有頃，復續曰；子知我戒指者？

「然！被竊耶？」

「否。」

「然則，子取之矣？」

「否……余……余不能自此魔鬼妮娛絲指間脫之下。」

「噫！子脫之不力耳。」

「力也……然彼婉娛絲……乃屈其指。」

言際以惶懼之目光注視我，身倚窗梗搖搖欲墮。

余曰：此何言！子納指時力過鉅。翌日當鉗之出，惟慎勿毀像。

「非也，子信我。婉娛絲之指已隱，已屈；緊掘其拳，子聞我言乎？」

……彼得我戒指，意欲爲我婦矣……不願返我也。

余驟覺毛戴，肌膚粟起。彼忽長歎，酒氣撲余鼻，余駭懼頓息。

余念：此可憐人醉甚矣。

新郎復悽然曰：先生爲考古家，當識此像……彼具有權力，有魔術，

余不能知。願往觀否？

余曰：願也。盍偕行。

「否，願君獨往。」

余卽離客室。

食時天驟變，室外雨如瀉。余欲索傘，轉念遽止。念，欲證實醉人囁語，恐乃至此！况，安知非戲弄我，且爲此村子傳笑柄矣；最少，雨水浸及骨，且成瘋病。

余立門際遙矚淋立雨中之銅像，繼返寢室，不復入客室。就寢；久不成寐。日間映象一一呈露幻想中。念此美麗醇潔之少女乃委身醞酒之僧夫。

門戶之婚媾，可懼孰甚！村長佩三色綬，牧師佩領帶，乃舉此舉世艷羨之女郎授諸米諾都（17）！此不能相愛之二靈魂，見之者安得不謂爲以畢生生活之代價所購得之二情人乎？婦女值男子，見其粗獷，尙能致愛乎？此最初映象決難湮滅，阿達思真足恨……

當余轉輾思維時，（上述祇概略耳，）聞屋中足音往返，門戶開闔，車馬啓行；繼於梯頭似聞數婦人之輕步，向正對我室門堂塗之彼端而去。意

諸婦伴新娘歸寢矣。繼聞下樓聲。裴禮和拉夫人之室門亦闔。余陰念，此可憐之少女，倘躑不安其矣！轉輾衾枕間，煩躁不能忍。在此新婚之家庭，我乃處此愚拙之境遇。

沉寂充全屋，苦干時，乃爲梯端滯重之步聲所破。梯步格格作聲，勢將裂。余獨語曰：醉鬼！直疑其將墮梯下矣。

沉寂復如舊。余欲易思緒，取書漫讀。書爲政府統計冊，飾以裴禮和拉考證丕拉之鄉間督伊德教之石碑文。轉三頁，即昏然入睡。

睡不安，幻夢紆繞。晨五時即醒，距雞鳴尚先二十分許。日昇漸高。余復聞入睡前之重步與梯步格格聲。心殊駭怪。阿達思今晨何起身獨早，百索不得解。方擬闔睫再眠，忽聞足聲雜遝，雜以鈴聲，繼以倉皇啓門聲，於是號哭聲清晰可聞。

余躍起陰念：醉鬼釀火災矣！

匆遽被衣，趨入堂塗中。哭聲從堂塗彼端來，一顫抖之哀號蓋一切，曰：「我兒！我兒！」阿達思遭不測矣。余急趨洞房：房中已人滿。首觸余眼簾者，爲此半裸之少年橫陳牀上，牀木盡折。面灰敗，寂然不動。其母撫之號哭。裴禮和拉則慌急甚，傾高龍水浴其額，復以嗅鹽置其鼻。噫！其子死久矣。新娘倒彼端榻間，駭亂似失知覺。續續而號，碩大之二僕不能挾持之。

余呼曰：天乎！是何爲耶？

余行近床側，扶此不幸少年之屍體；挺而冷。齒堅嚙，面作黑色，狀至慘痛。死時嘗受殘暴且絕苦。然衣履不得血蹟。解其襯衣，乃見胸際有青黑色之創痕，繞雙脅而及背部。人且疑其曾環身鐵圈中。余足忽於毯際踐堅物；俛視，乃見其鑽石戒。

余扶裴禮和拉夫婦返其臥室；復扶新婦往。

謂曰：幸汝尙有此女，當攝護之。遂出室。

余念阿達思當遭暗殺死，凶手乘夜潛入其室中。然胸間之環痕至怪，鐵棒或棍俱不能留此蹟。忽憶范倫司之武士恆於鞘柄繫皮鞭，擊人致死，於是阿拉岡驛夫及其恫喝語驟紘我腦際；然，以遊戲細事遽出此毒辣之報復，復覺非人情。

余入室，欲覓凶蹟，無所得。復涉園中，察凶手曾過此否；亦無顯著可睹者。夜來雨後，地盡泥滯，當留足蹟。果見有履痕深印土中；顯分有背道行者，而其路線則一，起自球場短籬間而合於屋門前。是爲阿達思至像指取戒指時所留之履印無疑矣。短籬彼端有毀亂痕，或者凶手即由此逸走歟。余往來像前，偶駐足仰視。遽覺其好邪冷峭之表情，此次竟震盪心神；時余腦際方充實駭人之映象，直疑地獄之神植立我前，欣幸此家庭不幸之遭遇。

余返室，過晌午始出問主人安否。俱鎮靜矣。畢卡禮姑娘，否，當言阿達思婦婦，已復知覺。且能答卑比農檢察官之詢問。檢察官問余。余告以所知，並述阿拉岡驃夫之可疑。彼急令逮捕之。

余具證書迄，問檢察官曰：阿達思夫人何所告？

檢察官慘笑曰：此可憐之少女癩矣。癩！真癩。其言曰：

！彼就寢有頃，帘動，室門啓，聞有入室者。時阿達思夫人方在牀檻間，彼人面墜行。女意其夫來，跪伏不動。瞬間，牀格格作聲，如載重物。女皇駭，不敢旋顧。五分，十分，……慌亂不能計時刻，然沉寂無動靜。不措意間，偶反側，或牀中人轉側間，女手忽觸物，寒冷如冰霜，女固如是言。駭懼伏牀檻中，震駭顛抖，有頃，門復啓，復有人入室，聞呼聲曰：「我妻，晚安。」於是，聞揚帘聲。屏息之呼聲驟起。臥其身旁之牀中人倏然起坐，似張臂迎來人。女急返顧，於是……覩，彼如是言，其夫跪

牀後，昂首仰視，一青綠之巨怪擁抱之至力。此可憐之婦人復言，且反覆言之至二十次……謂彼識此怪……子能測知之否？……此怪即彼銅鑄之嫵娛絲，裴禮和拉先生之古像……自彼來此村，村人咸迷戀若幻夢。然余當述此可憐癩婦言。自見此怪象，彼即失知覺，恐自此後彼亦失其理智而癩矣。彼不察暈厥共歷若干時。及醒，復見此怪，或此像，兀然不動，腿臂踞牀中，胸臂前俯，撲其夫於懷中，兀然不動。雞鳴矣。像忽離牀起，棄屍而出。阿達思夫人急按鈴，餘事子知之。

西班牙人已逮至；態至鎮定，侃侃作辨護。坦然承認余所述之證佐；惟申言，當時無他意，但求明日，靜攝後，與戰勝者再角鬪耳。余憶其言曰：

——阿拉岡人苟被侮，復仇不待異日。設余意阿達思侮蔑我，當立出短刃洞其胸。

復取其履較園中履痕；其履大倍蓰。

最後彼之逆旅主人言，彼全夜調護病驟未他出也。

况此阿拉岡人頗負人望，鄰近都識之，蓋每歲來此貿易者也。因慰而而釋之。

余忘最後見阿達思之僕人之證言矣。彼於入新婦室前，召此僕前，狀至皇急，問我何在。僕以未見對。阿達思長歎，默然者有頃，然後言曰：已矣！彼魔亦攝彼去矣！

余問，言時見阿達思御其鑽戒否。僕遲疑未能即言；繼言，彼雖未注意及此，恐終未御。

復沉思有頃言曰；苟阿達思指間有此戒，余當注意之，蓋余知此戒已贈新娘矣。

余詢問此僕時，阿達思夫人證言所漫布室中迷信之恐懼亦來襲我笑。

檢察官視余而笑，余知不能飾。

阿達思葬後，余卽與辭別依珥。裴禮和拉之車將載我至卑比農。此可憐之老人，猶支撐病體，送余及園門。彼倚我臂，踟躕行，相視默然。握手別時，余向媿媿絲像投最後之一瞥。余知我主人，雖不類其家人之慚懼厭恨，然願毀棄此慘禍之紀念物至切。欲德惠之移贈博物院。然不敢遽啓齒，裴禮和拉見余瞪視，無意間隨我目光而旋顧。及見像，淚續續墜。余俯跡甚，不敢復言，登車逕行。

嗣後余亦未得新資料解此神秘之災禍。

閱數月，裴禮和拉繼其子而死。遺囑以日錄貽我，日後當爲刊行之。日錄中無及媿媿絲像上篆刻事矣。

〔附錄〕余友M. de P. 自卑比農函告我謂此像已銷毀矣。裴禮和拉死後，其妻鑄之爲鐘，今高懸依珥寺頂。然惡運仍伴此古銅而未去。依珥自聞

此鐘聲，葡萄已凍死二次矣。

一八三七年作成。

〔附註〕

- (1) 莎刺蓬娜 Serrabona 埃及古神名。
- (2) 戴姆 Terme 爲羅馬神話中限制之神。
- (3) 貝尼夏 Phenicia 爲鄰近敘利亞在亞洲極西之古國。
- (4) 賽爾德 Celt 爲中歐之古民族。
- (5) 比藏丁 Byzantius 爲康士坦丁在未爲土耳其人佔領前之名。
- (6) 婉娛絲 Venus 爲希臘神話中之戀神。
- (7) 矩斐利 Tutelmis 爲巴黎古宮名。
- (8) 古斯都 Gouston 爲法國三彫刻家之總名，爲尼古拉 Nicolas 與奇勞姆 Guillaume 父子。

- (9) 拉丁文。意言勿以利而致敬也。
- (10) 繚絲 Lois。法國古尺度名，約合英尺六尺三寸九分。
- (11) 高金 Coutine。意女無賴也。
- (12) 望古兒 Vandale。爲五世紀時侵羅馬而毀其美術品之蠻民。
- (13) 維爾甘 Vulcain。爲希臘神話中鐵匠之神。
- (14) 安帝軒米龍 Antychos Myron。爲著名希臘彫刻家。
- (15) 刁曼特 Dionèdes。爲荷馬史詩依理亞特中之戰將。婉娛絲與之戰，以白雪困之，友伴盡化。
- (16) 賽比納 Sabines。爲意大利中部之古國。傳言有羅靡婁 Romulus 人劫其妻子而去。
- (17) 米諾都 minotaur。希臘神話中之牛首人身之怪獸。

魂 獄 鍊

LES AMES DU
PUGATOIRE

馬拉那族之章卡羅伯爵，塞維爾城鉅資享盛名之貴爵也。其族以戰功著，及章卡羅，征摩爾叛亂之役，驍勇絕倫，不墜祖德。嗣後摩爾會阿波賽妻降，章卡羅解職歸塞城，虜異教子弟至夥，皆爲施洗禮善價售之信徒之家。伯爵殺敵被創，額留疤痕，然無損其儀表，某鉅室女公子謝絕諸求婚者，獨傾心伯爵而嫁之。生數女，或循俗嫁，或入教作女冠。伯爵憂

無子爵祿且不繼，晚年始獲一男，欣感無藝，蓋喜襲產不入旁支手也。

此久盼之小公子命名童若望，卽吾書之主人。父母溺愛至深，孩提時行動卽任其自主，爵邸中莫敢拂其意。所不同者，其母願其信主誠篤，其父則願其勇健善戰。故母之於童若望也，或以柔撫，或以餌誘，教之以禱文，授之以念珠，就寢前，復爲述聖經之故事。父之於童若望也，爲之述古勇士悉達戴卡標之遺事，及摩爾身親之戰績，且授以武術；以麻褶作人形，植之園隙，命其子張石弩，實火銃，習射擊也。

爵夫人齋堂中張有巨畫，以殘酷乾燥之筆狀鍊獄慘象；凡怨魄孤魂，受刑苦相，莫不刻劃入微，窮極纖細。獄爲巨壑，鬼魂滿焉。壑頂有窗，一天使踞坐窗側，鬼魂探首出，天使張臂迎之。一老者跪天使側，合手握念珠，作默禱。老者蓋畫主自狀也。畫成，贈之許斯卡之聖堂中。摩爾之亂火全村，聖堂燬，此畫獨存。馬拉那伯爵得之，以爲夫人齋堂之壁飾。

小若望每謁母，駐足畫前，輒爲所攝，不能驟去，圖中一鬼；肝腸四裂，有巨蛇據而狂噬，腰際穿鐵鉤，懸身洪爐赤炭之上，若望尤注視不瞬。爵夫人每指而之詔曰：此鬼生前昧教理，辱教徒，背棄聖堂，故罹此極刑。彼出獄孔而昇天國者爲我馬拉那先祖之魂，生前失檢，死而被譴，惟伯爵爲之禱天，廣施聖僧，俾贖火刑之罪。今日睹其脫鍊獄而入天國，殊足慰也。

爵夫人復嘆願曰：小若望乎！或者若母遭此劫，苟我子不知祈禱而救我者，將葬身此中，萬劫不拔。見生母受苦而不能救，痛苦至深，兒其誌之。若望聞言，輒掩面泣走，荷探囊得婁鳥，（西班牙幣名）急覓教徒之募金者悉數與之，爲鍊獄怨魂贖罪。

若望入父室，則見燦爛鋼甲彈穴滿之。一鐵盔爲其父御之攻阿美利亞者，上有摩蘇盟巨斧之劈痕。四壁雜懸摩爾人之槍劍旗幟，皆當時之戰利

品。

伯爵每歷數而告之曰：此刀余奪之於維善法官之手，此虜殊悍，刺我者三，余卒殺之。彼大蠱，爲歐羅巴山中叛民所持，日者方羣圍某教村，余偕八騎卒馳救，欲突圍入擊此大蠱，四次均被拒，余乃劃十字呼聖約各名，奮身直前，破其圍。不見余爵徽飾有金爵乎？是亦有自；摩爾人某，恆犯聖堂，縱其坐騎，食祭台大麥，嗾其部卒，竊發先聖遺骸，終乃竊此聖爵去，以爲飲雪果漿之杯。余乃襲之幕屋，適當其舉此聖爵痛飲之時，漿憑喉間，駭呼未出口，余刃已洞其新剃之光頭，穿齒頰出。國王嘉余爲聖教滌此奇辱，錫余殊榮，命以此金爵爲爵徽。小若望乎，余以此告爾，願爾異日告爾子若孫，俾知余爵徽之異於爾祖父輩第高者，有以也。

小公子之童年教育，受尙武與信教兩種薰陶最深。時削木板製小十字架，或持木劍入菜圃，覓路達之瓜，奮身擊刺。蓋此團圍者，自小若望視

之，酷似摩爾人之首級而加盔也。

及十八齡，若望習拉丁文殊艱，聖禮獨嫻熟，刀劍之術，則或將超悉達而過之。其父以爲馬拉那族之子弟當擅他長，因決遣之赴沙刺孟克就學也。束裝就道時，其母贈以玫瑰之念珠，法衣之飾帶，及顯聖之牌，復教以神咒，囑令危急時誦之，可得救。其父則贈以利劍，柄爲銀製，飾以爵徽，詔之曰：

——若今日友童豎，此後則將與成人伍矣。成人所寶唯令譽，護爾令譽即爲我族增光曜。吾馬拉那族寧喪其最後之子孫，不願見其歷世相承之令譽受沾污也。今以此劍授汝，有擊汝者，彼將衛汝。勿使氣先拔劍，惟爾祖若父非敗敵復仇後，誓不鞘此劍，爾當謹誌之。

於是此馬拉那之胃子，挾神教與武器，躍馬揚鞭，離其祖居而去矣。

時沙刺孟克大學方在全盛時期，生徒廣衆，教授淹博，爲一時文化中

心。惟毗校村市中，有此多數不受羈勒之學生雜處其間，跣地泛駕，隱隱有統馭全村之勢，則不堪其擾矣。戀歌唱和，羣衆喧呼，及長夜歡樂之奇情怪態，爲村中普通之生活。此日常事件中，時時發生婦女隨奸夫潛逃之戀史以破其單調。若望抵沙刺孟克後，行裝甫卸，卽持函歷謁父執，投訪校師，瞻禮聖堂，考其遺蹟，瞬越數日。乃遵父囑，出巨款託校中教授分貽貧苦之同學，此舉收效至鉅，若望自此廣交矣。

若望頗好學，自勉宜遵聖訓，凡出自教授口者，當盡入我耳，勿任遺漏，故選座以近教座爲宜。及入講堂，見接近教授處適有空座，殊愜意，遂就坐。隣座生貌汚陋，衣縷縷，戚然有憂容，校中此類生徒固甚夥也。見若望至睨之，現駭狀，問曰：汝坐此乎？此固童茄夏那范羅之座也！

童若望答曰：聞室中座位，先至者佔之，此座既空，苟茄夏君未囑君保留者，自信當可坐此。

隣生曰：子爲新生，抵此無多日，宜不知茄夏。今當誌之，此人爲人類中之最……

鄰生忽抑其語聲，若恐爲他生聞者，續曰：

——茄夏一可畏人也，櫻其鋒者無倖；耐性至短，而劍鋒絕長；性易感而善疑。室中列座，苟茄夏曾坐二次而爲他人佔者，怒詈隨之；嘗則刺，刺則殺。今誠汝，後當稔知之。

若望聞言，心殊駭怪。時見闔室視綫，盡集己身，旣就坐，起而他遷可恥孰甚；然入校伊始，雅不願與人啓釁，况若茄夏之悍聲夙著者。以是忐忑不安，莫知適從。方兀然木坐間，忽一生入室，向已座而來。

鄰生語之曰：茄夏來矣！

茄夏一偉男子也。雙肩廣博，軀幹矯健，膚色蒼褐，目閃爍作光露輕慢狀。內襖破碎，似曾爲黑色。外帔亦已洞穿，帔外則懸黃金之長鍊。蓋

當時沙刺孟克及西班牙各大學相習成風，以服御縵縵爲無上之榮譽。以爲個人之真價值，不藉由資產所貸得之飾品而顯也。

茄夏徐步近若望，鞠躬言曰：

——學兄乎，足下爲吾輩中之新至者，然足下名余聞之熟矣。爾父與我父交至深，苟不瑕棄，願我輩交誼不減二老。

言既，肅然出其手。時若望希望前途之進展甚殷，見其謙禮轉誠，歡然受之，答曰：得交勇士如君，誠至幸也。

茄夏繼曰：子初至，當不稔沙刺孟克，苟不我却，願爲君導，歷觀子將來僦居之鄉間，自柏香樹而迄排香草，當一一爲君告。復顧隣座生曰：卑利哥，趨離此座！鄙野若子，乃敢貿然與馬拉那之童若望並坐耶！言已悍然推之起，逕據其坐，鄰生愕然他去。

及課畢，茄夏以住址示新友，並許卽來相訪，舉手作禮，爲狀瀟灑而

懇摯，飄然被其洞穿如漏斗之外輒而出。

若望亦挾書出，過長廊，方循牆審視壁間題字，見隣座生移步就已，亦若審察壁字者。若望領首示相識，方欲舉步行，隣生攬其外輒而語曰：

——童若望！苟無急事，盍稍假片刻，容我一言。

若望曰：固所願也。

卑利哥悚然四顧，若懼有伺者，就若望附耳欲語，實則此舉殊過慮，蓋此廣大之輒特長廊，除彼二人外，不見他人。寂然有頃。

卑利哥顛聲微語曰：盍告我，君父真識茄夏那范羅之父耶？

若望作駭異狀曰：適者子聞茄夏言之矣。

隣生更抑其語聲，答曰：然。惟子確聞汝父言，識此那范羅先生乎？

——固聞之也。吾父與彼同預摩爾之役。

——善！然則子亦聞此公有子乎？

——質直奉告，予於我父言，每多不措意，然子堅欲詢此，意究何在，豈茄夏非那范羅之子耶！豈彼爲私生子耶！

隣生聞言，惶懼失色，目注若望所倚之柱後，急呼曰：上天鑑臨，余未言此。予之所以相問者，欲知子曾聞衆口紛傳茄夏之奇史耳。

——余未聞之。

——人謂——子當誌之，余所言者，祇述傳言耳。——人言蒂哥那范羅先生有子，年六七齡，忽罹重症，病殊怪，醫生皆束手不敢投藥劑。老人舍此孩無子息，急赴各聖堂獻禮，觸聖物，求病免，皆無効。老人憤激，人言其一日指聖米顯爾之像而怒詈，謂苟不救其子，從此即證明其不復有權力施之於膜拜足下之人矣。

若望呼曰：是大瀆聖也。

——不久，此孩病乃釋然，……此孩……即茄夏也。

時有狂笑聲出隣柱後，茄夏忽隨笑聲而湧現，蓋隱身此間，備聞所言矣。續曰：從此茄夏常有魔鬼附其身。指戰慄失色之隣生曰：卑利哥！子苟非闖茸，余將使爾自悔信口辱我之非計。顧馬拉那曰：童若望，異日知我深，當不甘浪擲光陰，傾耳於此豸之簧鼓。余當有以自白，盍偕往聖比爾聖堂一行。參禮後，尙擬約二三友朋，略具粗饌，與足下同餐。

言時，移步挾若望臂。時若望以卑利哥所述怪史，曾示駭怪，方覺不安，急歡然納臂，藉示譏訕之言初未介意。

二人聯臂入聖比爾聖堂，並跪聖龕前，環而頂禮者至衆。若望微聲致禱，肅然爲聖禮者有頃。舉首窺其友，則尙凝神虔禱，吻唇翕張不已，不覺自恥其禱辭之簡。因復輕誦其幼時熟習之禱文，文竣，茄夏仍不動。若望不耐，略作次要之聖禮，窺其友，仍兀然也。自念盍縱目四週，以待此無盡禱辭之結束。方游目間，忽見三女子並跪於土耳其之氈毯，精神驟

爲所攝。其一自年齡及所御之眼鏡與廣大之髮髻斷之，知爲女侍，其二則妙齡佳麗也。咸俛首注視念珠，遙睇之，惟見其目大而深，瞳光流轉耳。若望於二女之一顧盼尤殷。心竊自喜，實較來此聖地，慶幸尤深。遽忘其同伴之虔禱，攬袖微問曰：彼手琥珀珠者，誰家女郎耶？

茄夏虔禱遭此混擾，殊無忤，答曰：此奧什達家之戴蕾莎也。彼姝則其姊，名馥絲泰，其父爲加斯梯爾參事會之檢察官。予愛其姊，子可取其幼者。速觀！彼等離座，將出堂矣。我等趨行，或得見其登車。苟有風來撩其下裳，冀可一窺其美麗之細脛。

若望爲戴蕾莎之麗色所眩，初不覺其言之褻。隨茄夏趨聖堂門，猶及見二麗姝冉冉登四輪車，向人煙稠密之市街而去。茄夏擲帽於頂歡呼曰：

——美哉二姝！十日中余不得其長者，魔鬼將駭我。汝何若？於幼者有

所進行否？

若望愕然曰：何哉！曷言進行？今日祇初覿耳。

茄夏笑曰：善哉問！汝言確也。子謂余識覆絲泰久乎？亦祇今日余始與通一束耳。彼讀之喜也。

（書柬乎？余未見汝書之。）

——余身藏此類預備之書柬至夥，惟先不署受者名，臨時填之，其用途博。所當注意者媚內辭句間，勿涉目瞳與髮髻之色澤，至驚也，歎也，相思也，淚珠也，無論髮髻者與金髮者，少女與幼婦，皆樂受之，無擇也。

二人語且行，已及宿舍門，盛宴張矣。餽饌非精旨，而至豐盈，巨碟盛香料馥郁之魚肉，益以鹽醃之肉食；凡觸於目者，咸足增饑涎。室有學生數人，皆茄夏友也，已罄孟舍及恩帶羅斯酒數瓶，方延盼主人之至，見二人入。相率就座。一時肅靜無嘩，所聞者惟頸骨相撞之咀嚼聲，與杯瓶互觸之激趕清音耳。酒酣耳熱，興采既高，語聲漸縱。所談者不外決鬥，

愛情，與學生之狂行。一生言，於付房租之前夕，盡室他遷以愚其屋主；又一生言，曾假最嚴肅之神科某教授名，購酒於酒商，誘令送諸己家，苟索值，當向此教授取償之；復有一生述與偵探決鬥事；又一生言，懸繩梯潛入情婦室，姪者四伏不知也。一時奇情怪遇述訴紛紜，若望側坐諦聽，因駭而赧，因赧而訥；既而飲酒漸酣，衆生之狂態益肆，而若望之矜持亦漸弛矣；聞快語，亦縱聲笑，見人之繩機智巧詐者，亦中心竊歎羨之。若望來校本有其良心中夙受之懿範，今忽忽若已喪失，蓋將易以學生生活之新章矣。此章殊簡易，校章所不載者悉可納諸此章中，學生敬之如希伯來人之敬加南甯。所不幸者，市長昧昧，不知重視此學生之聖律，得間輒毒害其創首者；學生遂團結如兄弟，共患難，同甘苦，相守如不可破之祕密會社。

滔滔雄辯隨瓶酒之容積而漸竭；及瓶罄，坐客亦醺然思睡矣。日未銜

山，紛紛作鳥獸散，各尋好夢。若輩則就茄夏室假一榻，四體着牀不瞬間，疲勞與酒氣已挾之入睡鄉矣。其初幻夢紛擾，無一物實一意象可尋；恍惚間，祇感不快耳。入後漸清晰，覺放舟巨浸中，波濤涵湧，雖瓜達幾尾河冬令之險惡不足方之。舟無帆，亦無楫，兩岸則荒漠絕人跡，順流浮沉莫知所適。既覺浪益巨，似近河口，眩暈病海矣。比清醒四矚，河身已窄，可歷數兩岸人物，且聞其聲矣。忽見岸各來一影，身發巨光，似來營救者。初視右岸，則一岸然道貌之老者，赤雙足，被戰袍，芒刺滿之，似伸臂來迎，漸近水涯。再迴首左視，則見一丰神絕世之美人，體態娉婷，冉冉至；手捧花冠，似欲相貽。方墮視間，覺雖無檣楫，而已之意志足主舟行。欲嬾舟近美人，右岸陡發呼聲，迴首視，舟即右旋。老人仍肅然，不改莊容；轉瞬忽現劇變，身被鱗傷，膚色慘白，凝血積肢體間；一手舉荆棘冠，一手持鞭，飾以純鋼之刺。若望見象，震惶失措，即旋舟趨左岸。

美婦猶在，金髮纓纓隨風颺，目閃爍有神光，惟握中花寇已失，易以一劍。舟近岸，若望再凝視，乃見劍鋒盡赤，點滴下墜者鮮血也；再視其纖掌，殷然者，亦血也。駭極而呼，豁然夢醒。張目見榻前閃爍作光，視之，真劍光也，悚然懼。然此劍非在女神握中，蓋茄夏來視其友，瞥觀榻側懸劍製奇古，喜而弄之。

願若望曰：汝乃有此良劍。睡足矣！夜色蒼茫，盍偕出閒步。荷豪興不減，俟村人倦遊返家，我曹將爲愛情唱戀歌也。

若望遂偕茄夏出。倘伴湯姆斯河畔，婦人之來此吸清新及佇伺情人者，媯蟬於途，二人視之亦足遣興。夜色轉深，遊踪漸寂，終乃渺無人影矣。

茄夏曰：時至矣！全村屬我學生矣！我等天籟之遊戲法律不敢繩之。倘有選者來犯，我將顛倒玩之掌中。設其數過衆，我即與之作搏戲，幸勿懼，余知曲徑僻巷稔，但隨我行可耳。

言既，被外蔽於左肩，掩其身之半，惟袒右臂可動作。若望亦效之，相將向覆絲泰姊妹屋宅行。過聖堂，茄夏撮口而嘯，有僕挾六絃琴出，茄夏取琴揮之退。

及入二姝所居之范刺杜利街，若望顧曰；子挈我來，其將爲爾作守望歟？若以相屬，自信可勝任，不能守一街，愧爲塞維爾子弟矣。

茄夏答曰；誤矣！豈敢以守望相屬。余來覓情婦，子來尋幽會，如獵者之各有所逐。勿聲！此二姝居室矣。我就此簾，子趨彼牖，好自爲之。

茄夏出六絃琴，整絃竟，清歌徐發；音柔而辭婉，述可泣可歎可以顛倒一切之戀史，直疑此曲爲茄夏自製矣。

歌三四折，窗帘微颺，忽聞輕嗽聲，蓋示清歌有屬耳者來。音樂家遇索歌或聽歌者至例當中輟，茄夏因置琴趨窗下，就聽歌女郎娓娓作情語。

若望舉首上闕，見窗間亦倚一女郎，方盈盈注視已身，竊念此殆覆絲

泰之妹，亦即友人所慳讓而已所嚮慕之愛人歟。然戀愛夙所不習，慚慚不識何自始，方遊移間，忽一白物飄然墜，視之帕也，問悄聲呼曰：

——天乎，余手帕墜矣。

若望急拾帕挑劍端，送諸窗次，藉以通款。聞窗間悄聲謝其拾帕，問曰：壯士非即今晨赴聖比爾聖堂瞻禮者耶？若望答曰：然，自聖堂歸後，不得安枕眠。

——是何故哉？

——以觀女郎故。

若望來自塞維爾，摩爾之野史知之至稔：摩爾史以富綺情戀事稱，語論既啓，巧辯如環，迄無窮盡。約歷一時頃，戴蕾莎呼曰：老父來矣，急抽身入。二人尙駐足窗下，戀戀不忍遽去；既見二窗帘隙各出一纖掌，撮物下颺，拾視之素馨花各一束也。若望拾花返寓，就枕重溫適觀之倩影；

茄夏則趨酒肆覓醉。

次晚清歌幽會復如昨，如是者數夕。二人請以髮作環，互爲贈受，二女初略拒，繼乃允之，蓋訂情密證也。然茄夏仍未壓所欲，擬購繩梯，製僞鎗，入女室。惜其暴行夙著，人雖不能顯拒之，乃故與委它而陰阻之，計遂未售。

轉瞬越一月，若望與茄夏每夕蹀躞情婦窗下作鷓鴣啼，殊無進展。一夕，夜色陰霾，二人仍就窗下溫舊課；綺語纏綿，歷若干時，方欣然自得間，忽街端見七八人，咸被幟，且有挾樂器者，施施而來。

戴蕾莎呼曰：天乎！克利斯都法來此唱戀歌矣。天主佑汝，其速避，否則將不測。

茄夏對曰：如此佳地，寧肯讓人。因抗聲語其前行者曰：壯士，此間有捷足先至，二女郎不願聞爾歌也，幸別尋良遇去。

克利斯都法應聲呼曰：是無賴學生阻我行也。彼擅就我戀人語，余將有以教之，俾知代價何若。

言已，拔劍而前，其二伴亦利刃瑩然在握矣。茄夏色然而起，一臂捲帔，一臂舉劍，疾若鷹隼。

呼曰：學生助我。實則隣近初無學生跡。奏樂者恐擾攘中碎其樂器，潛遁，將訴諸有司。窗間二女郎，則仰天呼神靈助，所呼籲者幾盡天國諸聖之名。

若望適當衝要，見克利斯都法前，要之門。克利斯都法本矯捷，左手執鐵盾，用以閃避至利；若望則一帔一劍外無長物。漸被迫，垂殆；忽憶技師魚倍第絕技，急向左伴仆，右手持劍突刺敵身，劍鋒掠盾下，徑取腰肋間，穿肌斷骨，洞廣一掌許；運力過鉅，橐然有聲，劍鋒立斷；克利斯都法痛極而呼，頹然倒血泊中；凡此舉動，爲時至速，克利斯都法之二

友，方圍茄夏酣鬥，見其倒，知勢孤，遂曳劍遁。

茄夏呼曰：事急，毋留連，宜速避。女郎珍重，我等行矣。

若望事定迴溯，悚然懼，隨茄夏趨；行廿步許，茄夏忽駐足問曰：子劍安往？

若望手中果未攜劍，駭曰：劍乎！惶亂中忘之矣，殆墜而未拾耶！

茄夏呼曰：殆矣！劍柄非鐮子姓氏乎？

時遙見鄰右居民已篝火四集，紛圍臥地之屍，街之彼端，則有多人持械趨至；是爲弓手（當時之警察也）無疑。

茄夏下冠覆眉際，直其賊領，藉隱頰領，蹈險返趨，徑入人叢；蓋劍爲殺人佐證，期在必獲。若望遙視之，見其揮劍左右擊，遇執炬者滅之，當路者扑之，擾攘有頃，雙手各持一劍，向已疾趨。軍警多人追蹤而至。若望接劍呼曰：茄夏我友，感汝至深！

茄夏喘息應曰：速逃！速逃！隨我行，苟踵汝急者，挺劍刺之，如刺彼豸。

時市長懲生徒嚴於懲盜，二人知之稔，心益備備，相率狂竄。茄夏識沙刺門克，如已家堂構，繞路隅，趨僻巷，敏捷無倫。若望則懵懵盲隨，繼武維艱，疾走既久，喘息不屬。方危急間，遙見街端來羣衆，歌聲朗朗和以六絃琴，皆學生也，大慰。諸生見二人被逐，知爲同校生，譁諫來助，或拾路石，或荷手棍，仗械備門。逐者至息馳至，見人數驟增；不敢啓聲，嗒然而退。二人急投附近聖堂，暫避且憩息也。

及抵門，若望念露刃入天主室非教規所許，欲鞘其劍，不意鞘不稱，格格始得入，駭視之，所持非故劍矣。蓋茄夏惶亂拾劍，初未審察，此殆敵友所遺歟；然此誤所系至鉅，急告其友，求善策。

茄夏聞言初不語，俯首徐步，頻繡其雙眉，嚙其下唇，取帽弄其沿，

舒卷無已。若望則惶急失措，如被疾苦。約逾一刻頃，茄夏無怨讟語，率爾言曰：但隨吾行，當爲子圖之。

言際，忽見一教士離聖堂更衣室，將出門，茄夏攬衣鞠躬語曰：

—余等何幸，得遇神學士歌曼先生？

教士聞以神學士相呼，遽露得色，答曰：余尙未得學士位，余名都徒亞，敢問有何相屬。

茄夏曰：神父乎！余等欲求如丈者決一言，不期相值，慶幸何如。蓋事涉天良，不得長者言心殊悵惘；苟人言不我欺，傳誦麥利特城之名著，「良心索隱」，當爲吾丈從構也。

教士遽受推崇，心殊忐忑，喃喃言曰：此書初非己作，然今亦從事著述，其主旨正復類是。實則世間尙無此書，教士被侮矣。茄夏佯作未聞，仍續其語辭曰：

！我等所求於神父者，言簡而辭賅；不一小時前，街端有止我友而請者曰：雖此數步遙，余與敵人鬥，敵劍長而余劍短，先生劍長與敵劍等，請以相假。我友慨然易劍，隱身路隅以俟其返。有頃，不聞擊鬥聲，因察究竟，諦視路側，赫然一屍，洵其腰腹者已劍也。遂自怨艾，以子子之義而釀大禍，負罪深矣；余獨慰之，謂是不足罪，苟不假劍而任二人鬥，以械不等而死，真我友罪也。我二人觀察既歧，敢以質之我丈，丈其然我言乎？

教士讀書喜誦決疑之著述，諦聽茄夏述罄，頻撫其額，殆欲援引古書以自眩。若望聞茄夏侃侃談，不識命意何屬，未敢啓齒以敗事。

茄夏繼曰：此事深奧，本難遽決，賢智若丈，亦難片言斷。願明晚再來，一聆尊指何如。更有請者，死者可憫，願我丈爲之作彌撒可乎？

言際，探囊出多加（金幣名）二三，置教士掌中。金錢力至鉅，教士陰

念二少年蓋誠篤奉主，謹飭慷慨士也。約明日再晤，當以已意申述爲文，屆時奉正。茄夏喜躍致謝，如釋重負，乃易不屑措意之語音曰：苟有司不以殺人罪加諸我羣身，願丈助我等忽受天主譴責。

教士曰：有司何懼，若友祇借劍耳，按法非同謀。

——丈言固至理，然殺人者已遠颺，苟驗傷得劍，將不測，人言司法至無情也。

教士曰：此劍被借，子足爲證，非耶？

茄夏曰：是確也，余將面全國法庭侃侃言之。乃復婉轉徐言曰：在理丈亦可出庭爲我友證，蓋此事未發現前，我等已來此乞丈決良心疑問矣；且丈亦足爲我友易劍證。言際，取若望持劍曰：此其明證也，不觀劍之與鞘，鑿柝何如。

教士徐領其首，信所聞確也。默然顛播掌中之多加，一若此錚錚者具

偉大潛力，足爲二少年求辯護之堅盾。

茄夏復懇切陳詞曰：有司意見何如，初不足措意；我等所不能忍然者，求不忤天主耳。

教士返顧曰：明日當有以報命。

茄夏曰：我等吻丈夫手，信丈夫言，明日當來候教。

教士既行，茄夏距躍歡呼曰：

——願此瀆聖者壽無疆，余等事諧矣！苟汝被逮，面質法庭，此慈仁之神父，以所受之二三多加故，以希望將來之無窮多加故，必挺身爲汝作證人，將謂爾我與被殺者無一面緣。爾今返舍，時加警惕，非持佳消息來者勿啓戶，余將赴街衢間一探究竟。

若望返舍和衣倒榻中，遑難闔睫，適聞慘殺之幻象紆迴腦際不去，再推演此後之際遇，益惶懼不能自持。聞街前履聲橐橐過，輒悚然疑邏者追

踪至矣。輾轉床褥間，不知歷若干時，東方漸明，前夕狂飲之後，益以酣門，精力交瘁，頭重目眩，昏昏漸失知覺，始入睡鄉。

若望沉睡若干時，忽爲僕人所撼，謂有女郎求見。矚其身後，果有女郎冉冉自外來；自頂迄踵，盡隱一黑色巨帳中，瑩瑩者惟露雙目耳。初視僕人，既轉視若望，意不願有他人留室中。僕人機警，闔戶逕出。女郎默然就椅坐，注視若望，寂然有頃，始徐言曰：

——我此來壯士將駭其奇特，或將鄙爲敗行。然知我此行之重要，必不忍譏我矣。昨夜壯士非與一村人鬥耶？

若望聞言，面驟慘白，駭呼曰：女士誤矣！余未離此室寸步。

——對余何需作狡辯。余誤矣，在理當先示坦白。

言際，立去其外帳。若望視之，儼然戴蕾莎也。

女郎赧然言曰：昨晚壯舉，至足欽羨。余曾蹈險竊窺，見君劍折墜

地，適近我門，鄰人四集，圍觀傷者，余趨步下樓，拾劍而返。細察劍柄，鑄有君名，念此劍入仇人手，於君至不利；今得返君手，竊自欣慰。

若望聞言，屈膝跪女郎前，自謂得慶更生盡食所賜。然在已，此後餘生實爲無益之贈物，蓋已備爲愛情犧牲品矣。戴蕾莎初來本欲避行，及聞若望娓娓言心至喜之，踏阻未忍驟去。逗留一時頃，或情話，或吻手，一則懇求，一則緩拒，正纏綿間，茄夏推門入，幽會遂輟。茄夏生平不好譽人，然見戴蕾莎乃溫慰備至，盛稱其巨膽細心，履險如夷，然後婉懇其爲女兄言，幸以較慈祥之待遇相款。戴蕾莎慨然諾之，被帳輿辭，臨去顧曰：今夜當設法偕姊氏出遊也。

女郎出，二人相對室中，茄夏曰：事諧矣，人不疑汝也！市長銜予至深，每案發輒念我。初意克利斯都法余殺之，後乃驟易其疑度，蓋賴有汝也；汝以潔身自好聞，人謂余終夜伴汝遊，則嫌疑盡釋，不問其措置何

若，吾等脫然無累矣。况彼勇敢小女郎之巧戲益足爲吾曹保障。其濯汝憂思，再尋歡樂。

若望愀然曰：殺一同類，至足惻怛，安能釋然！

茄夏笑曰：可憂之事正多，甯止慘殺，不憶我等自朝迄今尙枵腹耶？是真足憂耳。余已爲君排盛筵，友輩聞君昨夜豪舉，方鶴候一申傾慕也。

茄夏言已出。

我書英雄已爲愛情所羈絆矣。虛榮鎮其身心幾令窒息。克利斯都法驍勇機巧爲闈校生徒所懾懼，今被殪，莫不色然相慶。聞若望爲正凶，羣趨致賀。俄頃間，若望爲儕輩之光榮，學校之花，生徒之領袖矣。爭舉杯祝其健康，有慕西生某，卽席綴歌，擬之爲雪達爲倍那。當若望與辭離席時，懼禍之天良雖仍重鎮其心靈，然設此時而忽得神術能起死者，念榮譽之驟增不脛而遍沙拉門克，或將不樂見克利斯都法之復起矣。

夜間復約二女幽會於湯姆斯河畔。戴蕾莎與若望，覆絲泰與茄夏，各成配偶，攜手徜徉。情話若干時，始欣然言別，彼此相許，如此良宵當繼承勿替。

別女歸途，忽值羣生圍觀薄漢民歌女，擊扁鼓而舞。二人躡身人叢中，舞女趨茄夏，茄夏喜，欲挾之夜飲，舞女欣諾，若望以學徒資格從遊也；擇羣女之一與通款曲。女謂若望舉止類初入夥者，若望失然，勉自矯作，效爲斲輪手，冀其自悔此言之孟浪；於是狂言，浪舞，肆謔，鯨飲，巧飾豪情，沉湎此中二載之生徒不過也。

夜午，若望沉醉失態，挾之返宿舍至不易。怒火狂熾，謂將縱火毀沙刺門克村，且將鯨飲湯姆河河流，不願留涓滴熄此烈焰。

若望墜落日深，童年薰染之善德相繼泯滅。來沙刺門克三月，不假茄夏手，誘可憐之戴蕾莎而遂其獸慾，茄夏則先旬日爲之。然若望之愛女，

尙出少年初戀之真忱，茄夏乃不避煩瑣而詔之曰：誠摯之愛戀迷惘之醜德也，同學皆鄙之。苟背衆孤行，戴蕾莎之令譽將由子毀。守一婦而矢志貞，情熾而意足，謠詠隨之。若望得此益友之切磋，從此無片刻休憩時。入課室輒戚然；長夜無眠，荒淫過倦，聞大教授喃喃語聲如慈母輕歌，輒昏然入睡。然河濱幽會，挾女徜徉，則首至而殿去者，必若望也。夜午當於酒肆中踪跡之，苟不得，則所踐地，雖以戴蕾莎之誠禱不能爲之贖罪矣。

一日晨，戴蕾莎來柬，謂今晚幽會恐不能踐約至悵；有故舊自鄉間來，將假女室爲設榻，女則伴母眠，殊無間也。若望得柬，初未措意，蓋良宵易得，寧患寂寥。信步出門，途中方籌畫間，忽一婦又以柬來，視之亦戴蕾莎書也。謂頃設法另闢一室，已與姊氏熟籌，晚間備遊二君矣。若望卽以柬示茄夏，二人躊躇有頃，決赴約。夜闌，揉升登樓，入二女室。

戴蕾莎頸際有癢痣，訂交時，若望獲視之於酥胸粉頸間，自誇爲畢生

豔遇；以爲世間美麗悅目者，莫此過也，擬之爲紫羅蘭，爲秋牡丹，爲紅玫瑰。然習見既久，愛悅漸衰，轉生厭惡。每轉背微喟曰：是一黑色巨癩耳，毀女郎之容貌至深。天乎！何其類肥肉之瘤，是殆魔鬼惡作劇，留此污點。嘗不能自持，率爾請曰：女郎盍訪醫士去此巨癩。戴蕾莎羞愧面赧，晴爲赤，尼姪答曰：舍君外無見此癩者；况乳母常告語，此癩爲吉相，留之足以召福，未能去也。

是晚若望入女室，心殊悻悻；察其癩巨大益甚，諦視之，殆類碩鼠幻形，一駭人之怪物也，不祥之符號也。身有此癩殆附魔怪，可憎可厭無逾此矣。遂復申去癩之說，繼之以怒詈，聲色俱厲，女郎泣下失聲，若望揚長逕出，不顧焉。茄夏隨之行，初不語，既忽止而言曰：

——若望！今晚至無歡，余較子尤甚。得遣此女入魔窟，始愜我懷。

若望駭曰：子悻矣，覆絲秦明媚無悻，潔白類天鵝，又復倩笑宜人，

真情愛，豔福若子，安得懣言。

——白耶，確也，余稔知之，然乃無色。與其妹並立，直鳴鼻之與乳。豔福子享之，余未敢承。

若望曰：其妹柔媚固也，然一童稚耳。談論每刺謬不識是非；頭腦中實以浪漫英雄之故事，於愛戀輒有超逸常情之感想，子特未知其短耳。

——若望誤矣！子年稚，未知調弄戀人術，蓋調戀人如調名駒；如放任不加羈勒，則惡性日滋。苟不令深自警惕，知任性妄爲之將遭譴責，則子所獲者，渺乎不足計矣。

——茄夏，將以調馬術馴戀人？豈施夏楚以糾其妄爲乎？

——甚鮮爲之，余固慈祥者。若望聽之，盍以戴蕾莎相讓，自信十五日中，將使之馴順如日御之手衣。予當以馥絲泰獻，能納我請乎？

若望微笑曰：在我，愜意之貿易也，惟二女從違至可慮。况馥絲泰失

君，損失過鉅甯甘遂允。

——何謙抑乃爾！勿過慮，予凌虐之至苦，繼予往者，彼將視爲光明之神僊慰幽囚，感荷可期。若望其諦聽之，余非戲言也。

若望見茄夏故作莊容，飾辭相戲，笑聲大縱。

言際，適有生徒數人來，擾其意緒，語鋒遂斷。及晚，二人呼瓶酒對酌，茄夏復作申嘗，怨其戀人。忽得一柬，馥絲秦書也，情致纏綿，言辭悱惻；女郎爛漫天真，嬌憨慣態，讀此書，知其毀碎垂盡矣。

茄夏讀竟，伸欠授柬若望曰：盍讀此佳什，今夕又欲作幽會！欲予去，當遣魔鬼來。

若望讀柬，辭婉而情摯，洵佳什也，曰：不敢相欺，得戀人若斯，此書室氳緜充喜氣矣。

茄夏呼曰：然則子取之，取之以遂爾幻想！予當以全權讓。既乃歡躍

而起，若得奇計，呼曰：得之矣！我等當以戀人作賭。此非紙牌乎，盍作翁薄戲？予注，覆絲秦，子當出戴蕾莎。

若望見其狂妄若此，笑極而涕。姑拾牌與戲，不措意間，竟獲全勝。茄夏博負，初不介意；謂當具筆據，因取紙疾書，作銀行支票體，覆絲秦作付款者，謂當受持票者之自由支配，猶告其儲款銀行支一百多加以償債務，款式畢肖，纖細不遺。

若望仍狂笑，請再博。茄夏却之曰：子苟非怯，其被我外帳趨赴約。彼小門汝稔知之，覆絲秦當獨候於斯，戴蕾莎無約必不至。緘爾口，踵彼行；及抵室，女郎當駭異，或且墜淚一二滴，宜堅持勿中餒，當知彼不敢呼號也。出余手書示之，謂予爲巨盜，爲怪獸，世間可憎可懼者，子當盡態以爲余比擬。然後告之曰：女郎受侮當雪恨，法至簡捷，且所得餘味，甜蜜溫柔至永雋也。

茄夏娓娓言，魔鬼已漸入若望之心靈，附耳告曰：子視爲無稽之笑謔，實可成至饒興會之事實。於是若望之笑聲漸歇，額頰紅暈，中心怦然動矣。

因曰：苟能預知覆絲泰心許此互易者，……：

茄夏呼曰：彼心許耶，子真白噉矣。言羅鳥也！六閱月之舊戀與一日之新

歡，婦人取舍甯作遲迴。明日行見爾二人相偕謝我蹇脩也。余望不奢，苟允我與戴蕾莎通款曲以相酬，余願償矣。見若望漸爲所動，因激之曰：趨決之，余今夕決不赴覆絲泰約，汝不願行，余將令法皮克持此紙去，任彼享此意外之豔遇。

若望奪紙呼曰：去耳！當力圖之。因取巨杯狂飲藉以自壯。

夜漸闌，幽期近矣。若望之天良尙留餘燼擾其清遊；乃藉醇酒之漉，杯杯相繼，潑滅不燃。俄鐘聲鳴矣，茄夏取破被若望肩，導之趨覆絲泰門

外，揮手令入，默道晚安，欣然而別。渺不知其所造之罪孽重大何如。

門啓，覆絲泰久待矣。

悄聲問曰：茄夏來耶？

若望聲更悄，答曰：然。緊藏其身於巨帳中，躡足入門，門隨闔。踵覆絲泰登一幽暗之小梯。

女郎囑曰：握我裙緣，躡足隨我行，慎毋聲。

俄頃入覆絲泰室，一燈如豆發幽默之微光。若望背門植立，帳裏身，冠覆額，未敢透露其面目。覆絲泰凝神注視不發一言，既忽張臂投其懷，若望亦解帳張臂迎之。

女駭呼曰：噫！若望汝耶，茄夏其病矣！

若望曰：病，未也，惟不能來，乃遣余就汝。

噫！悞喪哉！非有他女郎阻其行耶？

——彼放逸成性。子知之稔，……

——余妹聞汝來，欣慰何如，此可憐之蠢孩尙謂子今夜不來矣。趨讓子

行，當告慰之。

——是無需。

——若望，汝舉止何反常！……其以惡消息來耶？趨告我，豈茄夏遭不

測乎？

若望囁嚅無以對，因出茄夏署券。女取券急讀，不解，復讀之，以爲目眩不自信。若望默察之，見其頻以巾拭額，以手擦雙目，脣顫動，慘白色籠罩額頰間；堅握署券，如懼墜地碎。有頃，蹶然奮起，顫聲呼曰：

——是偽造！定爲駭人之膺鼎，茄夏決不書此。

若望答曰：

——手蹟汝識之。彼獲寶不知珍惜……讓之我我欣受之，蓋我愛汝也。

女怒目不語。復取券審察，如律師之察僞文書；目瞪口噤，淚珠如豆，續續出睫間，緣雙頰而下，忽作苦笑呼曰：

「是惡謔非耶？惡謔也。」茄夏無恙，瞬息至矣。

「女郎勿疑，非戲謔也。愛汝之真摯莫逾我，女郎不信實瘥我心。」

薇絲泰呼曰：「苦也！設子言確，汝卑陋過於茄夏。」

「我美麗之薇絲！愛情恕一切，茄夏棄汝，汝當納我以自慰。彼壁間彫刻巴許與亞利恩像，容余爲爾巴許歟。」

薇絲泰默然。忽取案上手刀高舉過頂，逕撲若望。若望已先覺，疾攬其臂，奪其刀；以爲輕率啓釁當懲之，乃撲而狂吻，欲曳之納諸榻；薇絲泰細弱女郎也，然怒火中熾力陡增，抵死撐拒，拳拳蹬足佐以齒爪。初若望尙笑受陪擊，既不耐，怒火亦熾，愛女之心竟爲所抑，肆力抱持，不顧其柔肌易損矣；以爲方與仇人決生死，苟得勝，瘡而斃之在所不計。薇絲

秦力垂盡矣；初尙顧忌不呼救，見勢迫且被辱，不能忍，遂大聲而號。

若望知救者且立集，弱女勢難侮當圖自全；欲捨魏絲秦奪門出，襟袖乃爲堅持不能脫。啓門聲呀然聞於隣室矣！語聲步聲雜遝起矣！心驚情急，欲推女起，魏絲秦持之益力；起身而旌仍不脫，惟女郎易地背向門耳。呼號益厲。門啓，一男子影瞥然入，手持短銃，噉然駭呼，繼以鎗聲，桌燈驟滅。若望覺魏絲秦把持忽懈，探索間有熱而流者沾其手，魏絲秦頽然倒地；銃彈碎其脊錐，其父殺賊誤瘥其女矣。若望既得脫，銃煙彌漫中疾趨梯端。身中女父一杖，僕人一劍，皆不創，然尾追至急。若望杖劍奪路，擊僕人持燈滅之，僕人懼而退。與什達老人勇敢而沉毅，挺身遙前；若望與之鬥，意圖自衛耳。然擊劍有慣性，被擊必反刺，實如機械之不能自主。俄頃間，魏絲秦之老父亦慘然呼，頽然倒矣。若望見無阻，緣梯疾下，奪門而出，如脫絃之矢，瞬息達街中；返顧，喜無踵尾者，蓋牽

僕方撫視垂斃之老人也。戴蕾莎聞銃聲出，見此慘狀，駭極而暈，倒於老父之旁；實則家庭慘劫，尙未觀其半也。

茄夏竭最後之蒙帝拉酒瓶而若望返。血污狼藉遍染衣襟；面色慘白，目光散亂；裏衣碎裂，領間飾帶下垂逾常度且半尺；匆遽入室，踉蹌趨大椅，倒身而臥，不能言。夏茄知有變，靜候其喘息粗定，始問究竟。若望斷續述經過，茄夏傾耳諦聽鎮靜不失常態。因以杯酒授若望曰：

子需是，其盡此杯。復引杯自酌，盡之，繼曰：此事殊不幸，殺一老父非細故，自雪達以次，豪舉雖衆，未有足以例此者。子無白衣從者五百人爲爾弟兄足與沙刺門克弓手及被害家屬鬥。事急矣，我等當熟籌。

言已，巡行室中三匝，若續密構思者。

乃曰：大錯已成，復留沙刺門克當爲顛瀾。與什達老人非鄉曲細儒比，况其僕役識汝矣；即倉卒未細察，以子日來之聲譽，巨案類此不難

推索得汝。吾友信我，今當趨行，以速爲佳。子來此增智慧已多，較之闊子弟，勝三倍而強矣。盍置米納梵，愛戀之神一試摩斯，戰爭之神何如；子性近此，當得佳遇。佛郎特方有戰事，我輩當赴彼殺異教徒；小節有恢欲求自贖，世無切當過此者。阿門！我言實牧師之宣道也。

佛郎特三字入若望耳，如術者之符籙，爲效至速。蓋離西班牙遠遁，戰鬪既酣，疲勞與危險佔其心靈，藉可避免其天良之譴責。

因大呼曰：佛郎特去！佛郎特去！我等其赴佛郎特殺賊去！

茄夏莊容曰：自莎拉門克至伯魯舍爾，計程至遙，以子處境勢當趨行。第思之，設爲市長獲，子欲作戰，舍我王戰艦外有用武地耶？

若望復與其友籌畫有頃，遂決然疾卸其校服，易繡皮之外襖，冠扁頂之巨冠，當時軍人服也；腰纏間則盡茄夏所有之金幣而實之。數分鐘已束裝就緒矣。徒步登程，出村無識者，昏夜疾趨，晨光曦微中，猶見其匆

匆蹟程。日午暑蒸，始稍憩息。抵前村，得一馬，途值旅行商隊，雜其中，安抵沙拉哥斯。暫居數日，易名童若望加拉斯哥。茄夏亦於次日行，繞道來遇。二人復相偕登程，過石柱聖母院，且作匆遽之瞻禮。途值婦，仍未忘目逆相覩。復各僱一俊僕，抵巴賽隆，乘舟登西維泰范克夏。凡行旅之困憊，航海之眩暈，與夫新奇景物，及浮薄天性，皆足使若望將其身後所遺留之慘劇淡然忘之；留數月，二人沉湎於意大利之娛樂，並此行之目的而亦忘之。然囊橐罄行罄，不得已，集同志若干人，皆輕財善鬥士，結隊赴日而曼。

抵伯魯舍爾，各擇軍官入伍。若望與茄夏擇馬虞谷麻大佐而從也；蓋大佐爲恩達羅藉，有鄉閭誼，爲其部下者，但求勇敢善鬥，能飾其槍械而善護之足矣。且軍紀至寬大。

二人器宇本俊偉，大佐見而悅之，每有危難，輒遣往，至愜二人意。

命運復相助，同伴蹈險多死亡，二人獨無膚髮傷，長官交口譽之，乃於同日得獎牌。長官之信任既堅，二人乃漸吐真姓名，昔日故態亦漸萌矣。日間博與酒，夜則於駐在之村中擇美婦人唱戀歌也。既各得父母來函，怒其既往；二人初不屑措意，復寄銀行匯票至，於是年少多金，勇敢而善辭令，其情場勝利，既多且速，不勝枚舉矣。約言之，每覩佳麗，輒竭巧智求之，期在必得；信誓旦旦，則視爲日常之玩具；苟婦女被辱，家屬抗爭，精鑿之劍鋒，殘酷之天良，盡爲答此抗爭之良具。

戰爭與新春相更始。

某次小戰，西班牙不利，谷麻大佐負重傷。若望見其仆，急趨救，欲呼同伴昇之行，大佐掙扎止之曰：

——任予死於是，是予命也。留此死，昇走半里許亦死，死等耳，奚擇地。荷蘭人進攻方猛，士卒責任至堅鉅，幸善撫之。兵士有趨至環視者，

因週顧而呼曰：謾爾國徽，勿以我爲念。

時茄夏亦馳至，因問大佐有身後事相囑託否。

——危急如此，謂予尙有囑託耶？

既復沉思有頃曰：

——余初未爲死計，不料其接近若斯。……苟得牧師來，予無遺憾矣。

……余薄產盡儲行囊中，……死無懺悔，妄人也。

茄夏以瓶酒進曰：是余臨難時之聖經，其飲此以壯胆。

大佐目光露焦灼狀，聞此戲謔置不理，惟環立之老卒，爲之垂涎耳。

大佐顧曰：若望近我，子當爲我襲產者。取此囊，子產盡之。此叛教

徒不足恃，故以相屬，入汝手，當易償我願。予無他求，但得死後作彌

撒，爲余求靈魂安宿耳。

若望握大佐手慨然諾之。茄夏附耳語曰：八當垂死之時，精神渙散，

出言紛岐，與其據瓶酒痛飲時，迥異若此。言際，忽聞噍然掠頂過者，敵彈也，知荷蘭人近矣。士卒與大佐瀧淚別，相率返戰綫，整隊迎敵。敵衆而氣壯，雨後泥濘，久戰力疲，支持抵禦，非易事也。然皆死鬥不屈。及晚，荷蘭人知不可侮，乃止戰；未舉一旗，獲一俘虜而退。

是晚，若望與茄夏偕軍官數人閒坐縱談日間事，或評譏司令之失當，或作事後之追悔，繼及死傷者。

若望言曰：谷麻大佐爲勇士，爲良友，爲士卒之慈父；今陣亡，我等愴悼，未易去懷。

茄夏曰：子言固確，然今日無一黑袍者在其側，焦灼若斯，實出予意料外，足徵勇敢事，言易而行難；危險未至，大言渺視之，及其至也，戰慄失色矣。若望，子爲彼襲產者，盍以囊中所有相告耶。

若望乃啓囊作首次之檢視，見儲金幣六十枚。

茄夏呼曰：我等得款矣！蓋習視其友人之囊金如己有也。復曰：我輩盍作發龍戲，不較追憶死友，墜淚不歡佳耶？

聞坐善其說，於是列戰鼓，脫帳蓋之，以爲賭案。若望先博，茄夏爲佐。下注前，若望以巾裹十金幣納諸衣袋中。

茄夏呼曰：是何爲哉！戰士乃作積蓄家，甯非怪事。

——茄夏汝知之，此非予金也。予之襲谷麻產，特我沙刺門克所謂名譽承繼人耳。

茄夏呼曰：擅自暴棄，災癘及之。余知大佐未嘗願以十金授牧師，苟然者，魔鬼當掣余去。

——曷謂不願，余已諾之矣。

我以馬罕謨德之鬚鬚爲誓，禁聲！我爲汝恥。汝諾之，我未承也。賭博既始，迭有勝負。若望運漸背，大負，茄夏欲易風，取而代之，仍不

勝。一小時後，盡其囊金與谷麻之五十幣入莊家手矣。若望請就寢，茄夏方盛怒，堅欲恢復失金以息憤，曰：智慧先生！勿求去，何斬此最後之十金幣！趨出之，予知其將挈佳運至矣。

——茄夏，盍念予當踐諾耶。

——趨來！趨來！勿作童稚氣，是固與彌撒類也。苟大佐在座，予知其甯毀一聖堂，不甘舍一牌不博。

——取此五幣去，幸勿一注盡之。

茄夏曰：勿懦弱喪氣。逕嘗五幣於桌牌，乃得勝，復疊注盡失之。

茄夏怒極，失色呼曰：趨出彼最後之五幣。若望略拒，然折服易矣。

出四幣，仍不利，茄夏怒躍，擲牌於莊家面，顧若望曰：汝賭運本佳；予聞之，惟最後一金，復本之潛力最巨。

時若望怒氣亦張，彌撒也，踐諾也，不暇計矣。逕擲最後之一幣，亦

失之。

呼曰：谷麻大佐之魂當與魔鬼伍。其幣盡錢也。

莊家請再博。二人囊橐既罄，戰士頭顱且夕有破碎之虞，借貸復難，不得已，舍博具，挈瓶酒自慰，大佐幽魂不復計矣。

數日後西班牙援兵大集，遂整隊反攻。日前敗退之遺蹟，猶可歷數，屍骸縱橫，多未掩埋。茄夏若望策馬疾馳，此累累者，既不悅目，復作惡臭，亟欲避之。前趨士卒過戰壕中，見一屍橫陳，忽駭呼。二人趨視之，谷麻遺骸也，已腐潰矣；肢體蝕壞而堅挺，作可怕之拘攣，畢命時之痛苦可知。若望皇亂略定，凝神細視；見其目睛外突，凝血模糊，若眈眈怒目，飲恨難伸，不覺戰慄毛戴；復憶大佐遺言未加措意，益覺凜然。然習爲殘酷，乃能以此惡性塞其心靈，憂結之懷，豁然解脫。匆遽間，掘地爲穴，臥屍其中。鄰近覓得脩道士，情誦禱文，洒聖水，撮細石泥沙掩之。

率士卒匆匆就道，途中靜默，不復歡呼矣。返顧，猶見一老鎗卒遍索衣囊得一幣，授脩道士曰：

——酬爾彌彌撒勞也。

自是日始，若望奮勇作戰，大異曩日，每冒敵彈蹈險前進，人有疑其求自殺者。

其友人則曰：凡囊中無錢者，戰必勇。

谷麻大佐死未久，軍中募新卒，若望茄夏部下忽增一少年兵，貌堅決而沉毅，性陰鷲而神祕；處軍中不賭亦不飲，長日兀坐戍卒帳前，或默數飛蠅，或戲撥槍機。衆卒譏其沉默，戲呼爲模特斯都——意謙抑人也——習以相呼，卽官長亦置其真名而不稱。

大戰至圍攻烏白崇而告終。此役死亡之衆，言之心悸。城中抵死堅守，久不下。某夜，若望茄夏同值作壕戰。敵軍猛進，且及溝壁，勢至危

急。敵屢欲突圍出，槍彈直射，速且密。

前半夜，危險相續至。然爭持既久，攻守雙方皆力疲不堪劇戰，鎗聲漸歇，廣漠之平原，頓呈岑寂；偶有一二發破空響應，其目的祇以表示激戰雖終守望不懈也。及侵晨四時許，守望者咸覺寒氣襲人，砭肌若刺，益以肢骸困頓，睡魔紆擾，備受精神之壓迫。

茄夏頓足取燧，緊裹其外腋，呼曰：天乎！骨髓冰矣！荷蘭人若以啤酒瓶擊我，其效當較槍械爲鉅。質直言之，余已爽然自失，一短銃且使我戰慄。苟余爲信徒，非親覩上天旨諭者，決不掠人國土也。

同伴問茄夏言天主，莫不色然駭顧，若望尤甚，蓋茄夏向不道此，偶及之，惟譏訕耳。茄夏見有竊笑者，爲虛榮所激，復言曰：

！懼天主可，懼魔鬼亦可，勿謂余懼荷蘭人也。我等上值時當有以徵之。一灰鬚之老軍佐，佩劍之旁猶繫念珠，聞言應曰：姑置荷蘭人勿論，

創世之天主及上天諸神，威靈顯赫，當存戒懼之心，甯可戲言。

茄夏問曰：彼等能降災我身乎？天雷狙擊，公正且不如短銃。

老軍佐聞此瀆聖之言，駭問曰：然則將爲汝靈魂計耶？

噫！欲言靈魂，當先決我確有靈魂否。曾聞人言我有此乎？有之，

其牧師豈耳。牧師創靈魂藉集多金，創世爲誰未暇計也；殆如餅師之造果餅，求善價沽耳。

老軍佐止之曰：茄夏，汝將不得善終！此言不當於戰壕中言之。

一戰壕中或戰壕外，我思之，我言之，不擇也。然我友若望聞我言，

毛髮上戴，軍冠且墜，余當勿言。彼不獨信靈魂，且信鍊獄之魂。

若望笑曰：余意志至難堅定。每視汝於他世界之觀念能淡然處之，恆

爲神往。偶聞人述神譴異蹟，輒得不安之幻夢；余言之，汝且譏我矣。

茄夏曰：汝今日仍植立此壕中，足爲魔鬼無神通之鐵證。復撫若望肩

環顧曰：諸君聽之，苟確有魔鬼者，當早挈此君去。勿謂此君穉，爲真實叛教徒者非一日矣。置婦女於卑污，溺男子於糟粕，一生事業，合范倫司兩修士兩勇士之力不能逾也。

言際，忽有鎗聲起於西班牙之戰壕中，茄夏以手撫胸，大呼曰：余創矣。

蹣跚以趨，顛撲而仆。遙見一影，瞥然遠逝，曉色暝曠中，追縱無及矣。

茄夏創至重，蓋發鎗者距離既邇，鎗彈復夥，然其堅毅之定力，猶得勉強殘喘，畢其遺言，顧若望曰：

——余死後祇一事不釋懷；牧師豈將指我而告汝，謂爲天主之裁判。然軍人而死於鎗彈，至平庸之意中事耳。人言鎗自我軍發，當爲嫉妬挾嫌者乘機襲擊，苟就擒，幸重懲之。余之情婦，恩特有二，伯魯舍爾三，其餘

不能盡憶。……余記憶紛擾，不堪用矣……美者，醜者，盡以相貽……取我劍……善憶我授汝之劍術，幸勿忘……行矣再見……余葬事終，凡我同志，當相集狂飲，以爲彌撤。

是其最後之贈言也。天主乎，他世界乎，始終不措意，未革其健全時之理想。臨命時，脣吻猶帶微笑，蓋虛榮之心與以潛力，使其可憎之一生，沉潛淫樂，臨命不改。時模特斯都忽失蹤，軍中懸測，是殆殺茄夏之凶手，然動機何在，莫願深求之。

若望失茄夏，痛悼之深甚折手足，每自語曰：彼死，余一切去矣，導余觀此人生之神祕者彼也；余目蔽厚甲，揭而去之者，亦彼也。復自問曰：我等未相值前余爲何如人乎？而日來情婦相告語，則繩余爲超軼儕輩之人才。凡此薰陶，咸本一源，導余識此無神之真理是；茄夏實易余爲全人者。蓋若望之視茄夏不啻發蒙之師，敬愛之心出自至忱。

若望痛悼既深，惻但之懷未能遽釋，其生活遂爲變易者若干月；然習慣羈人爲力至鉅，事變雖劇移易爲難，日月稍久故態萌矣。於是博也，飲也，姦誘貞女，殺其父兄，復數數爲之。每日作爲，輒有奇蹟；今日穴壁而窺，翌日踰牆以犯；晨鬥其夫，晚挾其婦；豪情正未艾也。

方豪放間，忽聞父喪，繼以母噩。家中管事，承其意旨，函促早歸，繼承襲產。時殺覆絲泰老父罪已得赦，若望視爲了結久矣；况踟躕一鄉，施展爲難，宜闕新域以廣獵求；復憶賽維爾之淫藥，想妖姬豔婦方延頸企踵以待己歸；因棄甲冑，束裝返西班牙。踟留馬特利若干時，盛裝雋語，傾動一時，獲數婦，不願久留，逕返賽維爾。奢華麗麗，震眩遐邇，老幼貧富，爭先趨奉。日排盛筵，凡恩達羅之佳麗羅致無遺。輪奐如宮殿之巨宅中，宴飲娛樂迄無虛夕。凡不羈放逸之士，蠅附蟻集，來相款洽；尊若望爲儕輩之王，馴順相從，翕然無間，蓋敗類成羣，輒能如此。從此每有

豪舉，若望必與。作惡之人，既擁多金，遺毒所及，不止一身；恩達羅之少年視若望如高踞雲天，爲世表率，若望遂一一爲之改造之。若上天震怒，懲彼狂且，當潑火如雨，傾盆下注，燬此全村。既而若望病矣；臥床若干日，未嘗以此自警；不念日來放逸之戕生，反以不能遽復其健康，遷怒於醫家。

臥病無聊，將生平淫污之婦，侮辱之夫，列爲表式，用以自娛。表作二列，一列書婦女名，繫以各人縮寫之簽名；一列書婦夫名，詳註其職業。然欲將不幸女郎羅列無遺，記憶雖佳，卒難盡述；自知遺漏至夥也。時有友人來訪，若望卽以示之。昔者過意大利，識一女郎，自稱教皇之情婦，卽以之爲女表之第一人；而教皇卽爲夫表之表率。於是王也，侯也，以次遞降，下及職工。

顧其友曰：我友視之，自教皇而迄鞋匠，莫能奈我何者。人類各級，

凡有戀人，余莫不汚之。

童斗利鮑（是即友名）取表熟視，若有所得，率然返之曰：

——尙未全也。

——未全耶？然則夫表中復失何人？

斗利鮑答曰：天主。

——天主乎？信也，此表未得修道女，荷以相告，良足感。今以余紳士之令譽質，一月未終，教皇之前將以天主冠之。屆時當招飲以修女侑酒。

賽維爾女尼以何院爲佳耶？

數日後若望病愈出遊；徘徊於修女往來之道院聖堂側。危牆高峙，隔絕人天，每匍伏近之，審察羞怯之貞女，恬然無忌；直類餓狼入羊柵，意欲擇肥而噬。既於羅珊聖母堂覩一修女，豔色靡眩，迷蕩心目；惟覺體若爲愁苦所縈繞，目常下垂，不平視亦不左右顧，一若堂中聖體之神祕足以

吸引其全神，無暇他騫者。唇吻翕張，顫動無已，知其祝禱之誠摯較其女伴熱烈爲多。若望初視，忽有振觸，似曾相識，然影事前塵，迷離恍惚，不憶何時何地獲觀佳人；惟此影若曾深鑄心頭，決非模糊影響之比擬。二日後復來堂中，近欄柵就坐，百計挑逗仍不獲阿嘉戴修女一舉其目光。

（若望探悉阿嘉戴爲此女名。）

修女環繞森嚴，持身謹飭，欲求勝利，艱難可知；然若望不以此而中餒，以爲得女郎注視爲最要而最難之點，苟得此，勝利獲半矣。因設法近女坐，乘膜拜之時，座衆咸匍伏獻頌，亟探懷出香水瓶，探手欄內灑之。女前。水味濃郁，驟襲鼻觀，女震驚舉首，若望方踣踞其前，不期自遇。女忽駭怪失措，竟體震撼，面慘白失人色，顫聲微呼，頽然暈絕。衆修女見狀集視，匆匆移之入靜室。若望出堂，欣然自語曰：

——此女洵尤物也；惟每值之，輒疑其已列我表中矣！

次日彌撒，若望復按時踞柵側坐。惟阿嘉戴修女已舍其第一列習坐之位而他去，縱目跡之，獲之於羣修女後，偶露其半面，微波輕漾，似作偷睇。若望竊喜，以爲小女郎怯近我，久當習之。及彌撒終，見女移步入禱室；將近室門，行過柵前，故作不慎墜其念珠。若望久歷情場，審知此矯情之用意。念當趨檢此珠；然距柵方遠，欲得珠，當待羣衆出堂之後。因倚身石柱，矯飾默禱狀，以手護目，微張其指，阿嘉戴之舉動仍得窺視無遺，過其前者則以爲誠篤信徒方穆然入定也。

修女出禱室，方欲返院，行數武，忽作狀覓念珠，縱目四隅，得之柵下，急趨拾。若望睇視，見有白物納柵下，似一四疊之小箋。修女匆匆返。若望自駭成功之速乃出意外，然獲之未歷艱險，轉感索然。蓋如獵人逐鹿，方備跋涉以從，乃利鎌未施，而鹿已自斃，則追逐之快獵狩之功泯然無存矣。急拾小箋，出堂讀之。書曰；

若望汝耶？豈真未忘我耶？余命蹇，今漸習之矣。惟恐此後蹇運將復增百倍。我當銜汝深……；汝喋我老父血……然我不能恨汝且不能忘汝。幸汝憐我，勿來此堂；汝於我至不利。別矣若望，盍視余已離此世乎？

戴蕾莎。

若望自語曰：噫！戴蕾莎乎！無怪我疑其酷似也。

復取箋朗誦：『我銜汝深，』意謂我愛汝也。『汝喋我老父血，』特笑謔耳。『勿來此堂，』謂我明日候汝也。善！此女屬我矣。

飯時猶喃喃誦不休。

翌日，備覆書藏夾袋中，復按時赴聖堂；久候不見阿嘉戴至，疑駭交作。避登彌撒之長無逾今日，茄夏怒矣；恨戴蕾莎謹飭過當，嘗之且百遍，遂閒步瓜達幾尾河畔，籌善策。

羅珊聖母院中之脩女以善製糖果聞於薩維爾。因入院中客堂，訪其執事，請觀售糖之單。

故作態問曰：豈汝不售麥拉那榴槤漿耶？

——麥拉那榴槤漿？是余第一次於此間聞之。

——外間本不習製此，然負盛名若此院乃亦無之，是可異也。

——麥拉那榴槤漿乎？

若望鄭重答曰：然，麥拉那也。脩女中當有稔知此漿之製法者。盍爲歷詢之。余明日當復來。

數分鐘後麥拉那榴槤漿遍傳脩道院中矣。製糖者咸駭爲未聞，獨阿嘉戴聖姊知之，謂當於榴槤漿中加玫瑰紫羅蘭等汁而成，遂以自任。若望返，得漿，一雜和之混合物，至不適口；然於瓶塞中得一箋，戴蕾莎手書也。復請相宥，勿以爲念。蓋女郎實圖自欺，方寸靈台中宗教與孝思方與

愛情作劇門，自恨愛情之力乃偉大無倫。次日，若望遣价持箱，實以棉襪，赴院請漬漿，並謂昨日漿佳，勿易他手。箱底則置書覆戴蕾莎，書曰：

余鬱鬱久不歡。惡運之神實導我臂。自彼晚慘事發生後余實不敢念汝。亦不敢望汝之不銜我深也。今則復得汝矣。幸勿以牧師口吻再語我。縱未於祭台之下得汝，子屬我矣。子心已爲我有，不能任汝自由處置之……余當護我寶物，此寶較生命爲尤貴。或死或娶汝明日當來客室，聆汝答言。不以此箋告，余不敢面汝也。汝胆怯且敗事。千萬自壯。苟院中執事可賄通幸見告。

箋面復滴水點二，以示作書時曾沉痛墜淚。

數小時後，院中園丁持撥命至，並自荐此後願供奔走。謂執事操守至謹不可圖，阿嘉戴修女則允來客室中，惟此當爲終生之永訣。

可憐之戴蕾莎入客室時愁慘之狀若窺夢走尸，了無生氣。雙手緊握柵欄始得不仆。若望見狀竊自喜，然作態鎮靜若無所感。見執事在側，故作不經意狀，謂修女入院，莎拉門克友輩懸念，囑來道候。及執事行稍遠，急乘機抑聲疾語曰：

——我意已決，當挾汝出此。卽火此修道院，不顧也。勿多言。子當屬我。數日後不得汝則死耳；惟我死當與多人俱。

執事行漸近。戴蕾莎氣塞不能聲。若望坦然他顧，縱談院中脩女所製之糖果針黹；復就執事語，贈以羅馬之念珠；繼出錦繡袍，請獻諸掌院神，於節日御之。逗留半時頃，肅然道別，置戴蕾莎於不能述之皇急恐懼中，怡然也。女郎翔步返院，自閉靜室中，口舌所不能道者，猶能以筆墨爲之，因振筆草長箋，責之懇之且述憂懷。然情懷既真，不期自承，則自喻曰，不納其請卽絕之也。園丁持書去，旋得覆書，以急則趨極端相迫。

謂部下有戰士百人，濱聖不足懼，苟得戀人投臂中，雖死亦甘。戴蕾莎敬愛若望，馴順成習，弱女郎復能何爲？夜不成寐，啜泣達旦，日中則若望之影，追隨不去，頌禱亦輟；隨衆作聖禮，肉體雖如機械之起伏，心靈則爲感情所迷戀矣。

越數日，戴蕾莎不能復拒，因告若望決願相從，蓋自視消瘦失常態，念死等耳，死前得暫樂不較值耶？若望聞信狂喜，亟備夜奔。預擇無月之夜，園丁當備繩梯，助戴蕾莎越牆而出。衣修女服夜行道中至易啓疑，當置婦女常服，裹藏園中黑陬，屆時取用，若望則於牆下伺其至。備轎車駕壯驛，候於道旁，載女赴鄉間小屋中。追蹤者不能及，二人將脫然無慮，僦居於此。是若望之計畫也。於是購衣，製梯，並親授懸梯之法，設備周詳，纖微畢計。惟園丁與謀，被賺至易；繼念其所得既豐，足令敵屣忠貞，至不足慮，事竣且可殺之以滅口。自喜布置巧黠，決無萬一失。

事前一日若望特束裝赴馬拉那堡中，藉以祛疑。是其童年遊蕩之舊居也，然返薩維爾後迄未過此。抵堡已垂暮，急令具餐。食竟，解衣就寢。室燃二巨燭，案頭置稗史，取讀數葉，昏昏欲睡，因闔書熄一燭。藉餘燭之光愴然放目，週視室中，忽視幼時習見之鍊獄慘形圖，猶赫然在也。無意間目光止於巨蛇噬腹之人，震懼不能自己。轉瞬聞谷麻大佐亦呈目前，拘繫慘死之形，歷歷如覩，駭懼既深，毛髮盡戴。急鼓勇起，熄餘燭，以爲幽暗無覩，可逃影像之凌虐；不意反益其惶悚，仍向圖凝視不輟，相習既深，幻想之中，視之至晰，不啻日中。旋覺圖中人影發異光如被燃燒，烈焰熊熊皆真火矣。戰慄失主，抗聲而呼，欲召僕人去此駭人之畫幅。及僕從應聲至，復自恥怯，念爲一圖所攝，人且笑其孩乳。乃矯飾靜穆，願令燃燭，立斥引退。於是取書而讀：然目雖在書，心神仍不能舍圖他屬。終宵擾攘，迄難成寐。

味爽，急離床出獵。劇烈運動與料峭晨風漸鎮其驚魂，及獵罷歸來駭人影像已淡然若失矣。入堡即搗瓶狂飲。寢時漸近復覺不安，因令設榻他室，幸僕人巧慧未移圖俱來；然其憶力至強，覩圖如故，仍令半宵無寐。

惶懼雖劇，然縈繫心頭者仍爲夜奔計劃，迄未悔悟；指揮僕從，布置粗定，卽隻身犯驕陽，首途赴賽維爾，蓋預計當於昏夜抵城也。過盧羅塔前，果已曠矣，一僕候於此，卽以跨下騎授之，問轎車壯驃備未。云已遺囑置道院鄰近之官道間，荷挾女馳登需時非久，而院中邏守見之亦不致啓疑。一切悉遵囑布置，至妥且備。時距預約作信號時間尙有一時頃。其僕出褐色外帔被其肩背，乃裹帔覆全身，獨行過德林那門入賽維爾。長日奔馳，暑熱與疲勞強之就僻巷街椅作小憩。擇記憶所及之歌曲，微噓低唱，態至瀟灑。時出時計視之，延佇中但覺針行至滯。忽有悲慘莊嚴之樂聲觸耳鼓。細察之，知爲聖堂行葬禮，喪歌唱和聲也。既見僧衆列隊，轉路

隅，向已來矣。懺悔僧執火炬分二列，導一黑絨幕蔽之棺木行，荷棺之人服裝悉皆古舊，鬚髯盡白，腰佩長劍。棺後復殿裏服僧衆二列，亦執火炬。聖隊肅然徐步，履鳥着地，寂無聲息，遙矚之但覺其溜滑而來未嘗舉步，卽袍袖褶紋，亦堅定如石像之刻綫。

若望見狀，正若肉慾之徒驟爲死神所困，忽有異感。本欲起立走避，然觀此僧徒之衆，儀仗之盛，心至異之，欲求究竟。時喪隊已抵鄰近聖堂，堂門呀然自啓，若望潛就執炬一僧，藹然以所葬何人問。僧舉目平視，慘白瘦削若沉疴垂斃之人，發音類墓中人，答曰：

——此馬刺那族童若望伯爵也。

若望聞此駭人之答辭，毛髮盡戴；不久復其故態，冷然笑語曰：

——余耳誤耳，不然則此僧年邁誤傳也。

坦然隨儀仗入聖堂。喪歌既作，和以風琴之巨響；牧師衣喪葬法袍導

唱『深淵曲』。若望雖強自鎮定，亦自覺血液凝凍矣。後就一僧，問曰：

—死者何人耶？

僧曰；馬拉那族童若望伯爵也，其音空洞，聞之駭耳。若望驚極欲仆，倚柱自持，覺暈眩失主，豪邁之氣，消失盡矣。喪禮仍未輟，風琴之巨音，與悼喪之歌聲，仍漫布堂中，若望聆之則末日裁判天使之會唱也。既而勉自振作，有牧師過其前，急攬其臂，臂冷如白石。

呼曰；天乎！汝爲何人？爲何人禱？

牧師注視其面，若有疑懼，答曰；我等爲馬拉那族童若望伯爵禱也。其靈魂負罪，應被重譴，我等爲之祈禱以求減免。我等處鍊獄中，得其母夫人之彌撒與祈禱，始獲出火窟。感其母，欲拯其子，是以禱耳。惟此次彌撒爲我等拯救其靈魂最後之機緣，過此不能爲力矣。

言際忽聞鐘聲；是與戴蕾莎預定之夜奔時也。

堂中暗陬發大聲曰：時至矣，時至矣，彼來此耶？

若望旋首，忽覩一駭目之怪象：茄夏竟體浴血，慘白無人色；挾谷麻大佐徐步出暗陬；谷麻則拘攣堅挺，一如死狀。二人行抵棺木，茄夏力掀其蓋，擲地作巨聲，呼曰：——彼來耶？——一巨蟒自其身後出，突過其身前數尺，若欲逕奔棺中……若望失聲號曰，『天乎！』暈厥倒地矣。

及夜午，院中邏者過聖堂門，見有臥地不動者，意爲被殺遺尸，急告弓手。集視，知爲馬拉那伯爵；攜水拂其面，欲醒之，久不效，遂荷之返堡中。途中衆議沸騰，或度其中酒，或擬其爲嫉妬之夫所棒擊。賽維爾自好之士莫不銜其生平，評議之辭，遂多欣幸；有謂棒擊此豸者，當得天主降福；復有問尙需瓶酒若干，得令此屍不再起者。及抵堡，僕役迎主入，急覓醫士，爲之放血至多，始漸甦醒。初囑語無次，嗚咽悲歎。既漸清醒，能辨人物。問今來何地，谷麻茄夏及喪葬儀仗今復何往。環侍者咸聽

然不識究竟，以爲囁語耳。飲藥後，忽令取十字架，抱之狂吻，淚湧如泉，令速召牧師來。

若望不奉神教知者至衆，聞此舉措，莫不駭異。牧師輩聞召，起趨不敢行，以爲若望好弄，此行且被奇辱。幸有脩士慨然願往，入堡，若望屏去僕侍，長跪縷述宵來所見之幻象，然後自承一生之罪惡。每述一過，輒問會有負罪如己者，得上天赦宥否。脩士則以上帝慈悲無盡量對。懺悔既終，脩士撫慰備加，然後與辭言別，約晚間復來。若望竟日作祈禱，及脩士返，毅然告曰：一生醜行，遍布人間，不可復留，已決心舍棄，作懺悔苦行，冀重罪如山，或可自贖。脩士見其涕泗交流，心至憫惻，慰而勸之；復欲試其定力，將脩士生活之嚴謹，歷數告之。若望不爲動，每聞苦狀，輒言不足計，生平罪惡宜受嚴苛之譴責。

次日若望出其資產之半，分贈威黨之不能自給者；復輸巨款設一醫院

建一聖堂；餘財則盡散諸貧苦無告之人，並爲鍊獄孤魂廣作撒彌，谷麻大佐及被其擊劍隕命者則注意尤深。然後遍召親友，當衆陳辭，自責歷來爲儕輩作罪惡之模範；今後迴溯，凡此陳跡，皆足痛恨，幸贖謹前途，希望尙多，差足自勉。言辭懇摯，聞者動容。放逸之徒，有聞而感化，終生改善者；其不能化者，則嗤其妄誕，相率引去。

未入道院前，致書戴蕾莎，自承前此計劃皆爲醜行，歷數生平罪惡及悔過之由來，凡諸干瀆，悉請原宥，此後生活敢以女郎爲範，並請於懺悔之中時加援手。書成，卽以示之脩士，情其轉遞。

初，戴蕾莎於道院園中佇候信號，歷若干時，迄無所聞，焦灼不可言狀。繼見朝霞漸起，知絕望，頹喪返室，愁腸如擣矣。推測若望失約之理由以千計，實則皆與真相徑庭甚也。越數日，寂然無所聞，亦無片紙慰其悲懷，適脩士來院，商之院長，允與女面，卽出其懺悔之戀人書示之。女

啓箋急讀，額際結汗，碩大如珠；頰頰間鮮紅如火，繼慘白如死屍。然猶賈餘勇竟其全文。脩士懇切述若望悔罪之由；復言夜奔計劃實伏危機，苟非上天悲憫，使成泡幻，二人墜落，不可問矣，今能獲全，甯非大幸。戴蕾莎皆置不理，惟哀呼曰：『彼不我愛矣！』自此身困狂熱，臥病不能復起；藥石則峻拒不納，教理則充耳不聞，呻吟數日，佗僚而終；絕命時猶哀呼『彼不我愛矣！』

若望初爲學道士爲修士必先爲學道士，卽能自示其悔改之誠摯。凡贖罪苦行，或自懲嚴例，咸苦其逸樂過多，不足自拔；院長見其刻苦，輒勸節制，曰，刻苦甚則生命促；擅自戕賊者實欲縮短自懲期間以求早脫，懦夫也；勇敢之士當節制苦行，俾得長期之鍛鍊。若望聞言稍自檢，及學道期滿，宣誓成禮，命名恩鮑西道友，清貞虔敬，爲闔院表率。馬鬣爲衫，大布爲袍；木製之狹箱，長不及身，以爲寢具。食品惟養蔬菜充飢，偶遇節日，須院

長曆令，始進麵包少許。長夜恆伸臂十架前，祈禱達旦；於是昔之荒淫領袖今爲道院模範矣。時賽維爾方疫癘盛行，若望以爲悔改以來，善德無所施，此其時矣。凡罹疫者悉納所創醫院中；親侍湯藥，蹀躞病榻間不稍去，勸慰撫勉，有逾骨肉。村人懼染疫，凡有死亡，懸巨金，無應召營葬者，若望慨然獨任之；罹疫之家，每有盡室遷徙，陳尸數日，無過問者，輒爲收拾遺骸經營窆窆，迄無倦容。村人之食德至衆，而若望之碩健亦如常，疫雖厲，不損毫髮，人謂天主佑之，是其神蹟也。

若望或恩鮑西道友居道院若干年，修德懺悔始終如一日。半生慚德，雖難遺忘，而遷善以來，心地清明，漸祛其良心之痛苦。

一日徂暑，午日薰蒸，院中道友多畏熱午睡，蓋道院慣例也。恩鮑西獨荷鋤園圃中，勤耕不輟，且去冠露頂以受烈日，藉爲自懲。方僵僕鋤土時，忽覩巨影橫地，知身後來人。念當爲道友過視，鋤土如故，順道望

安。來人默然。再闕其影兀然不動，始覺駭怪，舉目返顧，不意來人乃一少年，身裹黑氍，長裾拂地，面目半隱巨冠中，冠則爲黑白羽毛所蔽。目光逼射，似露欣幸之凶光。對視有頃，少年忽去其巨冠問曰：

——子識我乎？

若望注意熟察，卒不能憶。

少年曰：尙憶白鳥崇之園乎？曾聞有兵士名模特斯都否？……

若望戰慄。少年冷然續語曰：

——模特斯都欲鎗殺汝，乃誤中貴友童若夏。模特斯都，我也。余有他名，曰比特羅與什達；余爲愛蓬沙與什達子，余父汝殺之；——余爲韻絲泰與什達弟，余姊汝殺之；——余爲戴蕾莎與什達弟，余姊汝又殺之。

若望長跪哀懇曰：我友恕我，憐此百毒叢集之身。余所以棄人世，被此道裝者，亦求有以自贖耳。苟能見恕，湯火不辭。但求怨言之不施，苟

刑酷罰不懼也。

比特羅作苦笑曰：

——馬拉那先生，我等勿作偽道德；余不能恕。怨詈固能制汝，然其效不速，余不能待。今余攜此來，收效較怨詈爲速。

言際，疾解外帔，手持二劍，各去其鞘，植諸土中。

曰：若望，擇之。子擅技擊，余持公正，願承明教。

若望作十架符號曰：

——我友忘余曾宣誓矣。汝習知之童若望今已長逝，余爲恩鮑西道友也。

——子爲我仇，不問易何名，余恨汝深，余必復仇。

若望復長跪請曰：

——苟我友欲取予生命，敢以爲獻，任意懲我可也。

——僞君子！余受汝愚弄耶？苟余欲效瘦狗噬人，攜此武器何爲者？速

擇劍自衛，毋多言。

——余無他言，能死不能鬥。

比特羅怒詈曰：懦夫！子以勇敢善鬥稱。余今視汝，直庸材耳。

——勇氣乎？余實需此，設無上帝助，每念前愆，輒爲寒心，增益勇氣，固昕夕祝禱以求者。余在此，子怒難平，當亟引退；別矣，我友！願他日念我悔改之誠，憐而有我也。

言既欲行，比特羅牽袖呼曰：

——爾我必有一人不得生離此圃。喋喋汝言，我能一字置信者，當隨魔鬼而去。趙擇爾劍，勿饒舌。

若望返顧，目光露哀懇意，欲求自脫；比特羅驟掣其衣領力撼之曰：

——無恥之殺人賊，尙冀自我掌握中免脫耶！是萬不能！汝僞道德之長袍實蔽駢蹄之魔鬼，余將揉而碎之，以全爾真。苟撫膺自問，尙有餘勇可

以一門，其速自振。

言際推若望於牆，力揪之。

若望交臂凝視，穆然無所動，懇之曰：比特羅與什達先生，欲殺則殺，我不能鬥！

——懦夫！甚善，我將殺汝。惟未死之前爾當一試卑怯者應得之待遇。

言既，力摺其頰，若望有生未被之奇辱也。額頰頓赤，少年剛鷲之氣如死灰復燃，霧其心靈，不能自己。因翔步奪劍，比特羅亦握劍備敵。鋒鏑既交，二人皆奮勇擊刺。酣鬥有頃，比特羅忽挺劍穿若望布袍，擦腰腹而過，驟不得出；若望乘機返刺，洞其胸肋，沒劍及柄。比特羅立斃。若望見其挺臥，初昏惘疑眸，及漸清晰，頓識造孽深巨，惶懼踴屍傍，欲起之，然傷重決難復生。血劍臥足前，若自荇爲彼自懲之具者；忽悟此魔鬼惑也，急空息馳入院長室。長跪迹適間慘劇，淚湧如泉。院長初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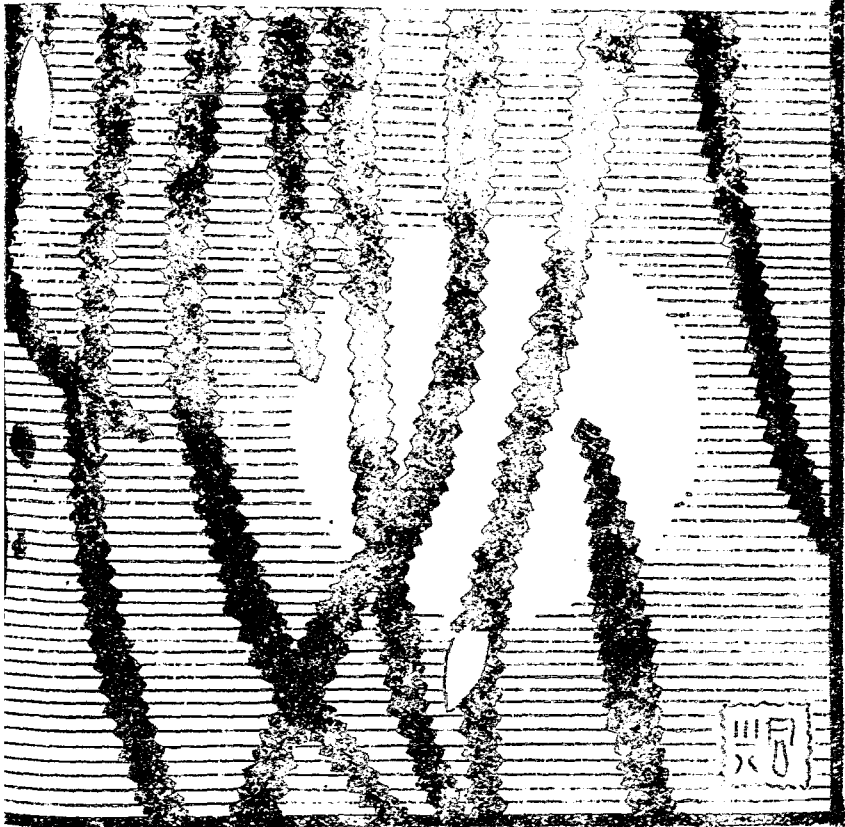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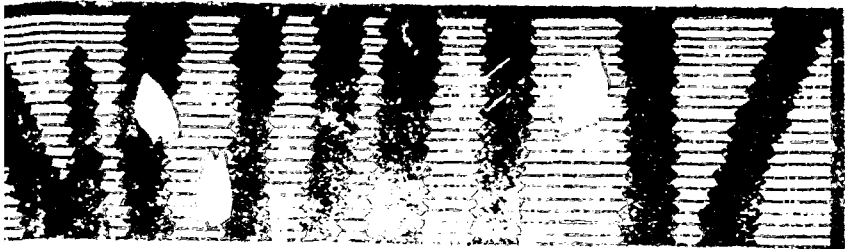
以爲恩鮑西道友功行艱苦，神經被迫，致失理智；及見襟袖血染，手腕殷然，遂不敢疑。院長機警人也。念此事外傳，影響道院之聲譽至鉅。幸械鬥無目擊者，決當飾辭掩隱，卽院中人勿令知聞。因令若望隨己出，昇尸閉地窖中，搆鑰慎藏之。然後闔若望於靜室，獨往謁市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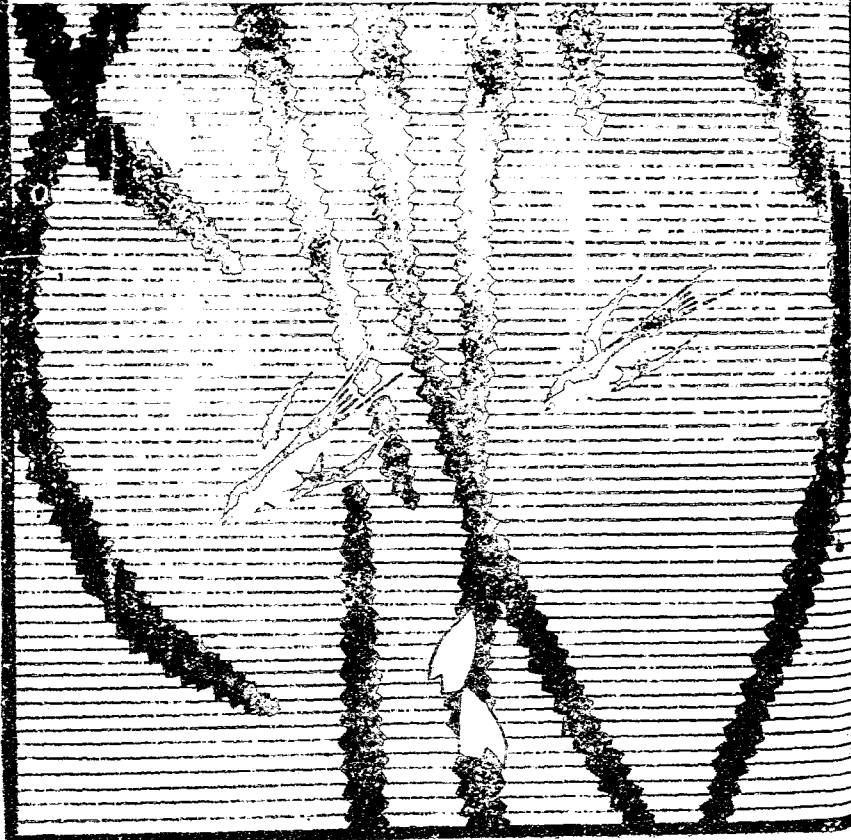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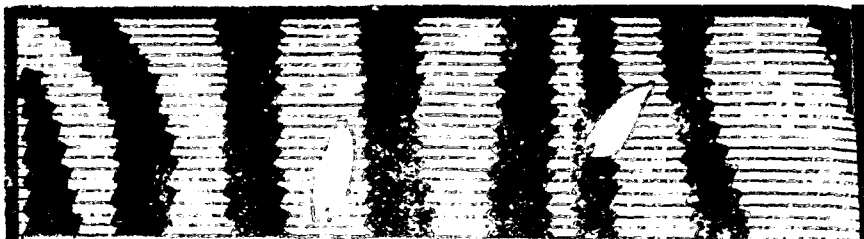
比特羅曾暗襲若望於昏夜，今天假機殺，乃不加毒害，反以決鬥請，論者將譏其不倫；不知乘機襲殺，雖毀其肉身，實拯其靈魂，反背復仇之本旨。蓋比特羅熟聞若望遷善以來，道行日深，真潔之譽，傳誦遐邇，苟襲殺之，不啻促其靈魂登天國也。不如激之使鬥，因而殺之，則殺其肉體亦殺其靈魂。孰料事變之來適以自斃耶？

市長聞院長言，善其處置並助祛疑。院中道友均以爲村人決鬥，負傷潛入院中，因而倒斃。若望則憂懼悔恨，自不待言。凡院長所規定之自懲苦行，悉忍痛力行。終其生，殺比特羅之血劍，常懸床頭，每見之，輒爲

其闔家祝福，俾贖前愆。長老懼其傲氣未泯，令每晨入廚下，任庖丁搗其頰。左頰受擊，則轉右頰以請益，事竣復謝其厚賜而退。如是者復十年，苦行無間，剛鷲之氣泯然無存。及病革，請將遺骸瘞聖堂闕下，永受世人之踐踏。墓表嘗大書「世間最卑劣者葬此」。死後，論者咸謂其自貶逾分，所言未可悉遵。葬遺骸於其手創聖堂之祭台傍。墓表雖鑄其自撰之辭而綴以詩文，述其遷善之始末。凡過齋維爾者莫不展謁其所手創之醫院及此葬身聖堂，至今不衰。

梅黎曼一八三四年稿。





十七年三月二十日付印

神秘的戀神 實價大洋三角半

版權
所有

真美善書店發行

上海棋盤街五二五號

電話中央六四一八號

十七年五月三十日出版

上海新大沽路六七一號

國光印書局承印

電話西三七四三號

一三〇〇〇



3C
05. 44
5